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十九

三山拙齋林之奇

少穎

盤庚中

尚書

盤庚三篇有上中下之別亦猶泰誓三篇也蓋其書雖同為此一事而作然其所以誓誥之時則有先後故史記從而分之泰誓上篇始合諸侯于孟津而作也次篇次于河朔而作也下篇將發于孟津而作也故史官雖析為三篇而每篇之首必志其所作之時以為之別此蓋記載之體然也此三篇之作亦有先後之不同故史官之敘述皆志而別之上篇曰盤庚遷于殷民不遁有居率籲眾感出天言中篇曰盤庚作

惟涉河以民遷乃詰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契
在王庭下篇曰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皆
志其所作之先後故唐孔氏曰上二篇未遷時事下一篇既
遷後事上篇人皆怨上初啓民心故其辭尤切中篇民已少
悟故其辭稍緩下篇民既從遷故辭復益緩此言深得叙書
者之意王氏以為告群臣庶民與夫百官族姓此則未深攷
于其所叙之先後而妄為之說也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詰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
勿契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夫朕命

盤庚既于上篇丁寧反覆告其臣民以遷都之意則夫臣之

傲上從康不可以告訓民之相與咨怨不適有居者稍能自
悔而遷都之謀決矣于是將欲與之涉河而遷焉猶懼夫民
情之未甚孚也又為之諄諄而開誘之務欲使群黎百姓皆
中心悅而誠服無黽勉不得已之意然後率之而遷故史官
既叙載其所以告戒之言于後而必推本其所以告之之意
而冠之于先觀此數言雖實至約而其所形容蓋得盤庚之
心可謂善叙事矣作者起而將遷之辭也漢孔氏曰為此南
渡河之法用民徙鄭氏云作渡河之具王子雍云為此思渡
河之事皆過論也據經但云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則作之
一字亦何必求之太深耶秦風無衣之詩曰豈曰無衣與子

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作與行字蓋是一義以是知盤庚作者是將行而渡河耳非有他義也耿在河北亳在河南故曰作惟涉河以民遷也雖將以民渡河而遷然民之情好逸惡勞樂因循而憚改作猶有弗率者于是盤庚乃以話言開迪其蒙蔽而導之以遷都之利其所以大告于民者無他凡欲用其誠信于爾眾而已子夏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民之弗率而強之以遷苟非使其誠信著于民民審知遷之為利不遷之為害而樂從之則是厲民而已厲民而用之仁者不為也故蘇氏曰民之弗率不以政令齊之

而以話言曉之此盤庚之仁也又曰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眾言反覆告訓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言皆深得盤庚之旨蓋齊之以政令劫之以斧鉞民未必不從也然其從實畏而從之耳欲民之信而從之不可得也惟其不以政令齊之而以話言曉之以口舌代斧鉞故其始雖若優游而無決而終能使民信而從之而無所勉强于其間此蓋盤庚之心而史官善形容之蘇氏善發明之皆可以一唱而三嘆也造至也成造此熟在王庭蓋使司寇之官致萬民于外朝而將告語之先戒以勿褻瀆以聽上之令也登進厥民謂升進之使前而告語之也傳曰未言而信信在

言前盤庚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絜在王庭然後登進厥民而告之可謂信在言前矣夫君民之勢有尊卑上下之殊若霄壤之不相侔苟君之于民而以其勢力與之較則為君者將以至尊自侈而莫接于民為民者將以至卑自抑而莫親于君上下之情離則危敗禍亂自此生矣故禹訓曰民可近不可下謂當以情接之而不當以勢陵之也民之弗率則使之咸造王庭升進之使前而與之周旋曲折論其禍福安危之理若父子兄弟相與議其家事于閨門之內者其近民也如此民其有不心悅而誠服者哉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

言爾衆當明聽我之言無荒廢以夫我之命既勅戒之矣于是嗟嘆而稱述其前世之所以屢遷者莫不本于人情而其民亦悅而從之今之所以遷是以先王之意而民未之從也謂湯已下至于祖乙凡遷都之主皆是也孔子曰使民如承大祭言不敢輕用民力而重之如此罔不惟民之承謂我前后之所為無不敬民而承之未嘗輕用其力也我先后既罔不惟民之承故民亦保后而相與同其憂感林子知曰憂民之憂民亦憂其憂罔不惟民之承則憂民之憂也保后胥感則民亦憂其憂此說是也鮮以不浮于天時孔氏曰浮行也言皆行天時唐孔氏謂順時布政若月令之為王氏曰乘時流

行無所底滯此諸說皆以浮為行其說亦通而某竊以謂蘇氏之說為勝謂古者謂過為浮浮之言勝也以此敬民故民保其后相與憂其憂雖有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此其為說不惟于浮字之義為通而且與上下文相貫古人謂名勝實為名浮于實而又有天人相勝之說天之降災于人宜其國遂至于危敗禍亂而不可救而先后能與其民同心協力擇利而遷是以安存而無虞是修其人事而能勝其天時者矣既言先世之君與民同其憂恤修人事以浮于天時于是又詳言其所以浮于天時之事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昌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言我先王之遷未有無故而遷者皆因天時大災虐于我殷家蓋仲丁之遷于囂河亶甲之遷于相祖乙之遷于耿雖其書已亡不見其所以遷之故然以此言觀之則知其遷也皆迫于禍災有不得已而不可以已者惟天降咎大虐于殷故我先王不敢懷居于其故邑舍其舊而新是圖于是見幾而作視民所利者而帥之以遷陳少南曰上浮天時下觀地利此先王遷之大畧也汝之臣民不從我以遷者何不念汝所聞于古我先后之事其所以遷大抵敬汝民而承之遂使汝從其遷徙之事惟欲與汝共其喜樂安康而已非汝之有過

咎近于謫罰而遂迫汝以遷也

予若顧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肆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先王之視民利用遷者既已如此我之所以號召爾民而進之使爾懷茲新邑者亦豈為我一人之私計也哉亦惟爾民之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故為爾擇利而遷以大從爾之志亦如先王之承汝俾汝惟喜康共也夫盤庚之遷蓋民情相與怨咨而不悅今乃曰以丕從厥志何也蘇氏曰古之所謂從眾者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之所同然也亳邑之遷實斯民之所利也惟其為浮言之所搖動故其誦于口者咸

有不樂之言若乃幡然而改以其利害安危之實而反求之于心則固知其遷之利與不遷之害矣故丕從厥志者正蘇氏所謂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之所同然者也惟其遷也蓋謂汝民之故以丕從厥志故我今茲所以將試以汝遷者凡以安定厥邦而已非有他意也王氏曰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者告民以遷之安利也以遷為安定厥邦則知不遷必有危而不安亂而不定之事也此說是也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成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若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先王之世在上者視民利用遷以憂民之憂則民亦憂其憂
今我之遷于新邑亦惟汝民之故以不從厥志而安定厥邦
可謂憂民之憂矣而汝民不能保后胥感以憂我之憂故遂
責之由汝不能憂我心之所困蓋盤庚之心以民之不遷為
病也惟不念我心之所困病故為浮言之所搖動相與咨怨
大不宣布爾腹心敬念以忱誠感動我一人爾徒為此紛紛
以自取窮苦而已蓋我將欲與汝共其喜樂以從汝之志而
汝乃不宣其心以盡忠于我則其所窮苦也非爾之自貽伊
感而何汝既自取窮苦不肯從我以遷譬如舟之載物不以
時而濟則將臭敗其所載蓋耿之地瀉鹵沮如若此苟不以
時遷則沈溺重腿之患無所不至矣此謂當及時而遷也既
汝不能大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則是爾之誠忱有所
不逮也誠忱不逮而失其可遷之時以相與及于沈溺之患
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正此意也汝之不肯從我以遷
者其害如此則是汝之所見進退無所措考徒自肆其忿怒
不遜之意果何時而瘳也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
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迂續乃命于
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眾

汝不為長久之謀以思其不遷之災則是汝以憂自勸猶孟

子曰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也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顧氏云責群臣汝今日其且有今目前之小利無後日長久之計禍患將至何得久在生民上乎蓋亦責其遠慮也夫遷之為利不遷之為害蓋一言而決矣今乃至於紛紛而莫定者則其心之莫適為主故浮言得以搖動之而無適從也是以盤庚既責其不以誠忱事上則遂告之曰今予命汝一言汝但能一汝之心而不徇于目前之利則利害之實見矣利害之實見則是不欲遷者徒起穢惡以自取臭敗而已此亦所以申前文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之義蓋反覆開譬以盡其意猶上章既言若農服田力穡又曰惰農自安既

曰予若觀火又曰若火之燎于原皆首尾相發明之辭也我之所以命汝以一其心無起穢以自臭者蓋恐群臣之傲上從康者欲徇其私則倚托乃之身而迂僻乃之心遂使爾民怨誹咨嗟而不欲徙則彼得以為之辭也予之諄諄告汝以禍福利害之實亦豈有他哉蓋將導迎汝于喜康之地而續汝之命于天我豈以威脅汝而使遷哉凡以畜養爾眾而已此蓋所以總結其前之義也先王之遷鮮亦不浮于天時故予續迓乃命于天是亦將修人事以勝夫天之降災也先王不懷舊邑視民利用遷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故予豈汝威用奉畜汝眾是其志蓋亦不在于咎罰汝而惟欲

使爾享其利也先王之遷也如此吾之遷亦如是是則予之
遷也豈啻百姓以從己之欲也哉蓋所以順民之心以祈天
永命而已王黃博士曰天以人因人以天成則義與命相待而
后立者故能承古以遷遷則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盤庚所
以逆其命之至繼其命之絕使爾衆有復生在上也此說甚
善人主造命而不可言命予言之屢矣而盤庚之所謂迓續
乃命于天之說其義尤為深切著明故復論之易曰顯諸仁
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天之應物禍福吉凶之
來皆以類至而聽其自取爾初未嘗容心于其間故其命靡
常而不取必于其有治而無亂有安而無危也聖人治天下

其所以應天者禍福吉凶之來而無有憂患之心故能轉禍
而為福去凶而為吉其至于將危將亂之際而皆有續之之
道焉且以堯舜觀之以堯而生丹朱以舜而生商均則其傳
天下也有必危必亂之道矣堯舜知其必危必亂將荼毒天
下之民而不可救于是續民命于天而堯以位授之舜舜以
位授之禹則斯民復享安且治無以異于堯舜在位之日而
不見夫丹朱商均之患豈非聖人有憂天下之心以能迓續
民命于天乎故凡聖賢之君當危亂之幾已萌而有所變更
而振起之者皆所以續民之命豈獨盤庚哉故柳子厚愈膏
盲疾賦託言秦緩論膏盲之疾不可治而或者以為可治其

言以醫國為喻而曰變弱為強易曲為直寧闕天命在我人
力以忠孝為干櫓以仁義為封植拯厥兆庶綏乎社稷一言
而熒惑退舍一揮而羲和匪晨桑穀生庭而自滅野雉雖昂
而自息誠天地之無親曷膏肓之能極秦緩于是言曰吾謂
治國在天子謂治國在賢吾謂命不可續子謂命將可延此
言託意興喻可謂曲盡其理矣明乎此道者謂之知命不知命
故伊川先生有言曰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惟首德者
能之如修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聖賢者皆
此道也嗚呼世之治亂存亡人之壽夭智愚為此繫于天而
人事無所與焉是徒為自暴自棄而已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王制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先王之所以施
其政教于民大抵審其風俗之所尚而利導之故民之從之
也輕亦曉然知利害好賢之實無龜勉不得已之意此所以
用力寡而就效眾也殷人之俗尊神尚鬼而不敢慢彼其心
蓋以為鬼神于人其吉凶禍福其應如響洋洋然在其上在
其左右而不可欺也故嚴威儼恪而事之盤庚審于風俗之
所尚故其所以告諭民而率之以遷者既為之明言遷都之
為利不遷都之為害而丁寧激切之辭蓋尤嚴于鬼神之際
上篇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

不敢動用非德者蓋言我先王與乃祖在天之神靈昭昭乎其不可欺我之所以事先王則不可以不遷爾知求其祖考則不可以不從我而遷也其所謂因其風俗之所尚而齊以政教者既已致意于此矣至于此篇反覆諄告以盡其意極陳其鬼神吉凶禍福之應而不厭其辭之繁縟也曰神后曰商后曰先后皆指自湯而下至于祖乙凡遷都之主也而其稱謂不同者特變其文耳亦猶舜典之言藝祖文祖本非有異義也而先儒以謂皆指湯而言其說非據上文稱古我先后罔不惟民之承殷降大虐先王不懷皆是泛指遷都之君此文與上意實相連接安得以為專指成湯乎况此文指臣民之先世皆云乃祖乃父而盤庚之世距成湯遠甚其臣民之父蓋無有逮事成湯者以是知其所稱神后商后先后大抵泛指遷都之主不獨數湯一人而不及其餘也唐孔氏亦覺其非故從而為之說曰盤庚距湯年世多矣臣父不及湯世而云父者與祖連言之耳此蓋欲庇蓋先儒之失而強為之辭矣夫言祖而連父于其所未嘗逮事之世無是理也盤庚言我思念我先后自湯至于祖乙與爾先祖相與勤勞擇利而遷是爾之先臣在于前世有大勲勞于我商家故我大進用爾于列位用以綏懷汝使汝各得其所安以無忘先世之德也

夫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
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

我惟用大進爾以綏懷爾故足以慰爾先后與夫乃祖父在
天之靈蓋先后乃祖乃父之心惟欲後之人各安其居而無
蕩析離居之患也苟我失其政而惟臣民之所沮抑不得率
汝以遷陳久于此耿邑而速其沈溺重腿之患則是我之優
游不繼有以致之然也故我高后乃赫然震怒于上重降罪
疾于我其意若曰汝何為虐我民不能擇利而遷乎惟我高
后之心必欲使我重愛斯民之命擇利而遷今我既有遷都
之定謀矣而汝萬民乃安于逸樂憚于勞苦而無趨事赴功

之意以與我一人協其謀謨同心以遷則是汝眾之責也繼
之曰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儒以生生為進
進不如蘇氏之說蘇氏曰樂生興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
張子平賦曰盤庚作詰率民以苦蓋其自耿遷亳也將使斯
民去其奢侈怠惰之習而為務本立農之事是所謂率之以
苦惟其率之以苦故告之以是而又以樂其生生者勤勤懇
懇其言不一而足既曰使萬民罔不生生又曰往哉生生又
曰生生自庸蓋為優游稱導其所勸勉之意使其敏于是功
而無敗壞不振之患也

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

罰汝汝罔能迪

汝既不能樂生興事而與我同心以遷則是得罪于我先后矣故我先后大降罪病于汝其意曰汝何不與幼小之孫而相同心以遷乎故有棄明之德自上天而罰汝汝無所道言無辭以自免故也幼孫者盤庚自抑之辭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鬼神聰明正直賞罰善惡各以其類無容私于其間我雖為先后之子孫苟我虐朕民而不知其所以拯救之者則得罪于先后雖我先王亦不以子孫之故而私之苟惟汝臣民不與我協心以遷而獲罪于我先后則乃祖乃父安得私爾子孫而不降之災乎故稱汝之獲戾于上天又謂乃祖乃父雖欲私爾子孫不可得也言我先王既與汝之祖父相與勤勞以遷今為惕我所畜之民而有戕則在乃之心以沮敗國家之大計我先后懷乃祖乃父而告之乃祖乃父于是斷絕汝而不救汝之死也左傳曰毀敗為戕戕則天下也蘇氏謂則象也爾有戕民之象見于心以戕則為賊民之象其說迂也苟戕則在乃心已為我先后與乃祖乃父之心斷棄汝不救

汝死况有亂國政之臣締交立黨同其列位眷戀于耿邑之奢侈具乃寶貝貪于貨賄莫知紀極而唱為戕賊之言以鼓惑愚民則其罪為愈重也貝水蟲也古者取其甲以為貨若今用錢貝者貨也王者寶也下篇曰無總于貨寶是也既其罪為汝重于是乃祖乃父乃告我之先后曰作大刑于朕之孫于是開導我先后降下不祥之罰于汝之身也自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至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大抵言今茲之遷乃我高后與乃祖乃父之心我不能率汝以遷則是違我高后之意汝不從我心以遷則是違乃祖之意殃禍之來有如影響之速我不可以不率汝汝不可以不從我也夫鬼神

之理藏于幽冥杳忽之間而不可以形容想像求也故智者推而遠之而致之于不可測知之域惟男巫女覡之于鬼神然後信其所以與人相接者皆有卓然之實迹其居處飲食與明而為人者無異此蓋愚俗之弊今盤庚與臣言其遷都之意而及其先王與臣民之祖父所以相告相語與夫所以震怒不悅而降以罪疾之言無所不至周公禱武王之疾于三王曰予仁若考多才多藝能事鬼神武王之不能事鬼神其言為尤著明信如此二說則是人之死也其君臣父子相與處于鬼神之城蓋自若也無乃近于巫覡之見哉蓋惟達于理然後能知鬼神之情狀不達于理而言鬼神則是巫覡

而已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
知生焉知死此蓋夫子深告子路以死生鬼神之理不知生
而欲知死不能事人而欲事鬼神則是不知至理之所在而
以求鬼神之情狀臆度而言之非愚則誣也盤庚之遷所以
奉承先王之心而臣民傲上從康之心不可訓告此必為先
后之所震怒而不赦也周公欲以身代武王之死蓋王業之
基天奪武王之速其三王之心皆所不忍于此也此二者至
理之所在極其理而推之則可以知鬼神之情狀雖其言若
親與鬼神相接見其好惡取舍之所在不為厚誣也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
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剝殄滅
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不易釋文作易字讀今當作易字讀盤庚既以至理之所在
推說鬼神之情狀論其吉凶禍福之不差僭者盡于此矣于
是嗟嘆而告之曰我今之遷都謀計之已深思慮之已熟計
在必行而不可變易也汝當欽此優恤之事憂我之憂而無
與我絕遠而使君民上下之情不得通也蘇氏曰遷國大憂
也君臣與民一德一心而後可相絕遠則殆矣汝臣民皆各
以其類相與而思念從我以遷各設中正于汝之心無為浮
言橫議之所移奪其或有不善之人為不道以至于顛越我

之命而不恭與夫暫遇姦宄之人是皆不能設中于乃心也故我論其輕重而加之罪輕則剷之重則殄滅之無使易種于茲新邑也易種者唐孔氏曰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為惡故絕其類無使易種于茲新邑也據此文理但是傲上從康不肯從我以遷之人初無繫于劫奪之事夫劫奪之事國有常刑無俟于告戒之也其曰暫遇姦宄者大抵肆為浮言之人暫遇二字類不通姑且闕之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既告之以設中于乃心不可肆為顛越姦宄矣于是又總結之曰自今已往汝當樂生興事以厚其生無戀于舊都而失此長久之業今我將涉河試以汝遷于亳邑永建汝之家使汝子子孫孫長享其生生之樂也亳邑成湯之舊都王業之所基也使商之君能審其治亂之勢世世而守之則其社稷無疆之休且可以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矣盤庚既自耿邑而遷于此以致中興之治而后高宗之興亦在亳邑蓋商之興王未有不在亳邑者而其後世有從亳邑而遷于水之南商俗靡靡而至于紂居于朝歌之地夫朝歌者非使民務本從農之地也是以習為奢麗淫侈以至于亡靡靡之樂蓋始于朝歌之風俗也

盤庚下

尚書

此篇盤庚既遷猶恐民情未盡諭其所以遷都之意故復為之反覆告諭申前篇之義推其赤心以與斯民同其勞逸共其好惡未嘗致疑于其間蓋其愛民惻怛之意充實于中而優游寬大之語自然發見于外皆其心之所誠然者也故其始也臣民傲上從康翦為浮言其民相與咨嗟胥怨而不適有居其君臣上下之情可謂判然而離矣而其終也不變一法不戮一人而其臣民莫不中心悅服樂以從上無黽勉而不得已之意蓋盤庚之德發而為言則善能順民心之所欲者而利導之故能定天下難定之業斷天下難斷之疑史官深陳未遷之前既遷之后所以與臣民言者以示後世欲使

人君知為國者舉大事決大謀而臣民之情或有未孚則其所以曉之者當如此也故雖其辭屈曲聳牙而不可曉而先王忠厚之意實存于其間學者於此又不可不盡心也薛氏曰百官族姓則凡以身任王事而與世祿之家皆在焉此所以異既遷奠居則無事矣而盤庚之于百姓猶諄諄若未遷之初者何也曰事未濟則待于眾也故委曲以求人而弗勞事已濟則無待于眾也故傲睨以絕物而弗顧此常人之情非君子居業之道也此說善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此世俗之人以其得失利害而惑其心者也盤庚之心出于忠厚至誠惻隱之心其所以通上下之情而同其

勞逸者豈以未遷既遷者而二其心哉惟其不然故其二篇雖若少緩而其愛民重民之意未嘗以其既遷而少懈也

盤庚既遷莫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盤庚既遷者既渡河而遷至于亳邑也莫厥攸居者既至亳邑于是君民各定其所居也乃正厥位者先儒謂正郊廟朝社之位其意謂遷都之制前朝後市左宗廟右社稷也然盤庚之營亳邑將必先定此郊廟之位然後遷而居之不應既遷而後定也按召誥之篇曰成王之營洛邑召公先卜之既得卜則經營至于位成然後周公乃達觀于新邑營古者既定都必先定其郊廟朝社之位而後遷盤庚之遷亦如此向

使既遷而後定位則上而宗廟神祇亦皆有暴露之患下而百姓亦皆有繇役之困非古者遷都之道也所謂正厥位者既莫厥攸居于是正乎民之位登進之于朝而與之論遷徙之勞而慰恤之故繼之曰綏爰有衆言諭其遷都之意以慰其心而安此有衆之情也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楚莊王訓其民以若敖蚡冒筭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蓋創業之君其艱難險阻以遺其子孫有承之業者無非率民以勤苦也然子孫而率民以勤苦者亦必推本先王艱難之意成湯之居亳其地依山而居土高而

地瘠故其民力穡務農不忘勞苦之意觀湯之伐桀也其民
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則是亳之民猶汲汲
于稼穡之事至于耿之地則馮鹵墊隘不利于稼穡而其民
舍本趨末不復可以勞苦非所謂勤而不匱之道也故盤庚
之于亳將告以先王勞苦之意是以首告之曰無戲怠懋建
大命言汝既遷于此新邑當龜勉赴功務為勤則不匱之事
以圖長久之計不可以遊戲怠惰驕奢之心生而自速禍災
使大命顛覆而不得存也中篇曰予迓續乃命于天言我不
能為汝擇利而遷使汝得趨于生生之樂則是我絕命而不
續也今我能擇利而遷而汝無樂事赴功之意則是不絕

汝命而汝自絕之也是以既遷而告之曰懋建大命言我雖
能續汝命于天汝心能無戲怠然后可以立汝之命也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
協比讒言予一人

既告之以無戲怠懋建大命于是推本開導其先王之所以
導民之意而率爾臣民以遷者以告之也故曰今予其敷心
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言我今其敷布我心腹腎腸不
匿厥指徧告百姓以我所遷之意也昔之未遷也我諄諄告
汝以不從我遷者必罰無赦凡欲黜其傲上從康之心無肆
其讒慝以敗國家之大計今汝既從我以遷則我不罪汝衆

矣爾當安居樂業無以遷之故共為忿怒相與協比肆其讒言以毀我一人也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古我先王指成湯也契始居亳其后屢遷而莫能安定湯欲增廣前人之功于是復居于亳亳之地依山附險而居安立政三亳鄭氏曰湯舊都之民其長居險蓋東成臯南轅轅西降谷也以是知適于山者蓋指亳而言也適于山則其民敦厚務本而勞勞則善心生善心生則吉德升而凶德降蓋驕奢淫佚者皆凶德也惟其民之相與樂事赴功故湯以成其美功欲我商家伐夏救民由七十里而有天下也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言我此耿地沉溺墊隘近于馮鹵之地我民搖蕩分析離其所居無有定止是將陷于凶德而莫之救拯爾臣民謂我何為震動萬民以遷都之勞蓋我以民蕩析離居之故意者上帝之心將復我高祖成湯之德使其子孫復興其基業故降亂于我邦使此耿之民蕩析離居罔有定極而啓我遷于新邑也路溫舒曰天之降禍亂所以開聖人也故我之民蓋將以復我高祖之德于此新邑我于此時能以民之命而恭承

之俾永宅于此新邑則是盤庚之所以遷者亦湯之將多于前功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之心也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予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我之自耿遷于亳遷則為降我凶德也不遷則是凶德之不能平心定氣審利害之實以從我遷我之所以強汝而遷降其利害較然也如此汝之臣民為私欲所勝傲上從康而不能平心定氣審利害之實以從我遷我之所以強汝而遷者皆為其傲上從康之謀而不用之今之善謀皆是審于安危之勢是違其傲上從康之謀而從其善謀以成我商家之大業也宏大也恢擴之也左氏成公六年晉師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樂諸桑遂趙同趙括欲戰請于

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于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樂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眾矣武子曰善鈞從眾夫善眾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眾矣從之不亦可乎盤庚不從羣臣傲上之謀而能用其善謀此亦樂武子之意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眾

盤庚既重言其所以遷都用謀之意矣于是又丁寧反覆以申其所以使之無廢怠懋敬厥德之意而告之曰自諸侯至

于師長百執事之人者是皆我之所共憂戚而圖國家之安也我之勤勞憂戚率之以遷都而不敢自寧如此則汝亦皆憂感惻然于心而念我一人矣邦伯者邦之諸侯師長者眾官之長六卿也百執事之人則其屬也爾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誠能惻隱于其心有所不安與我共勉勵賢才務以相念欽敬我眾民而民之不欲遷者由予在位之臣傲上從康扇為浮言以恐動之故盤庚之先責其在位者尤至詳而其中篇之所告丁寧反覆告其在位之臣苟在位之臣能念敬我眾則斯民豈復有怨咨于土哉故自此下告戒之文不及于民惟在于百執事也

朕不肖好貨敢恭生主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主自庸式敷民德永有一心

彼群臣之所以不肯率民以遷而扇為浮言者惟在其安于驕侈之俗久不欲復易是以傲上從康扇為不根之言而恐沈于眾又既使之舍其沃饒奢侈之地而從其近山之都去其奢侈之俗而率為力農務本之習其心可謂至難者于是明言二者之利害以開其為此而去其為彼我不肖好貨之人惟其果于恭敬而聽吾之告令能樂生興事赴功以厚其生者為能鞠養此民者能謀人以保其居者此我所叙勤勞

欽之也我之好惡既如此則汝當無總于貨寶各思樂事赴功為民生興事使不失其所賴以生者則是能自致其功也盤庚之所告于臣民諄復告戒盡于此矣于是又總結之曰式敷民德永有一心言敷德于民則是能一心以事上蓋汝之群臣不能一心以事我者見汝貪于貨寶而要民之害故扇以浮言自以為有德于民而不悟其非實德也故上篇則告之以汝克黜乃心而其終篇則曰永有一心蓋謂欲黜其傲上從康之心則在于施實于民則能一心以事上矣蓋私心去則義理自明義理明則物莫能奪而愛民之實著矣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十九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二十

三山拙齋林之奇少穎

說命上

尚書

此三篇蓋史官記載商之高宗恭默思道夢得賢臣傳說立以為相與之反覆商較議論為治之道與夫學問之大方而其文煩多故其策分為三篇名曰說命而有上中下之別曰說命者高宗所以命說之言也如上篇言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以下是也亦猶蔡仲之命微子之命畢命罔命是皆所命之言後世每命官必有制辭其原蓋出于此此篇雖以說命為文其實雜出眾體與夫名篇又有

不同王庸作書以誥則有誥存焉爾惟訓于朕志則有訓存焉作書者姑以說命二字明簡冊之別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說命

高宗者盤庚之弟小乙之子名武丁高宗乃其廟號也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創業垂統有功者祀以為祖守文之主有德者祀以為宗其廟皆百世而不毀商人立廟之制其所以祖而祀之者成湯是也所以宗而祀之者太甲大戊高宗是也宗之者既不止于一人則又不可以無別故以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曰太曰中曰高者所以為廟之制也若孔氏曰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亦不必如此雖則

如此亦不失也如禮記喪服四制曰武丁商之賢王繼世即位而慈良于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則是載于書而後有高宗之名此則失之遠矣祖有功宗有德之制至漢而猶存故高祖世祖皆為一時之祖宗前漢以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宣帝為中宗後漢以明帝為顯宗章帝為肅宗此皆以其功德而祖宗也至于魏晉以來各推其一代之賢君而宗之晉未得乎三代立宗之意故唐室自太宗至于昭宗凡十八帝皆以宗名至于此則是宗為廟號之常稱不復論德建為不朽之廟而先王建廟立宗之制至是紊矣此不可不辯也

說者傳說也高宗夢而得之所謂得者夢得其狀貌非夢其名也漢孔氏曰夢得賢相其名曰說史記亦云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此不然按下文曰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則是其夢中所得但得良弼之狀貌及其以所夢形象求于天下然後得說于傅巖之野惟肖者肖其形非謂其名與夢合也作序者于下句云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上句不識說之名故以名為繫于夢而稱之曰高宗夢得說非謂夢其名也高宗既夢得說之狀貌于是使百工營求于外野得說于傅巖肖其所夢之形而得之也孔氏曰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于外野皇甫謐曰使百工技巧之人寫其形象竊以孔氏之說為勝蓋使百官有司散而求之于四方也但言求之者衆矣若以謂百工之人寫其形狀則豈至百工技藝之人而盡使之乎既旁求于天下得說于傅巖而協其所夢立以為相講論為治之大要學問之大方史官序述其事而作此三篇也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群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宅憂乃居憂也史官將序述夢得良弼之事故推本其所以

然為之發端曰武丁居小乙之喪亮陰不言者三年亮陰說者不同然鄭氏之說迂回而不通晉杜預以為天子三年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亮陰以居心喪制不與士庶同其意以謂亮陰二字蓋是既釋喪去齊斬之服而服心喪之名也雖其援引經傳而難信據此下文曰既免喪其惟弗言而上句言王宅憂亮陰三祀則亮陰二字蓋迷其不言于三年之中為得禮既免而猶不言則為已甚群臣于是進諫故孔氏曰陰默也居陰信默三年不言其意與下文實相連接蓋史官序書不復以重複成文下文又有其惟弗言之句上文言宅憂故變其文為亮陰二字形容其不言之實言其喪不易事盡其慤而慤之盡其信而信之國政決于冢宰而已無所與也禮記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慤慤爾慤慤誠實也言君子誠實于事不可以過不可以不及使高宗于三年亮陰之中而言及于政則是哀感之情有所不及非出于誠實也高宗之情既發于心之誠實至于三年亮陰不言可謂得禮矣及其免喪也則可言矣可言而不言則是失之過矣失之過則是幾于有餘而盡之也群臣恐其不能俯而就中以合于禮不為賢者之已憂故進于王言其貴為天子富有四海雖欲不言而不可以不言也孟子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

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
 所貴乎聖賢者謂其知之在先將使覺乎未知者其覺之在
 先所賴以覺乎未覺者蓋先得乎吾心之所同然者故不可
 不推其所以為法于天下此正聖賢之任也故群臣進諫于
 高宗嘆而言曰人之生孰無天命之性然非明哲則不足以
 知之明哲者先知先覺之人也既明哲有以知之則其所知
 者豈特獨善而已哉蓋將以覺其所未覺而作則于四方也
 若權衡之立于此而輕重多寡莫不于此而取正焉此蓋言
 處聖賢之任當如此則高宗所以君臨天下之尊其所有者
 萬邦之眾百官之所仰式命令之所自出也使王而言及于
 政則以作命百官百官承之而可以布于萬方然後為斯民
 之所取則也今也猶弗言則百官無所稟以為令萬方無所
 取則矣當王之宅憂亮諛陰也百官稟命于冢宰今也既免喪
 則冢宰歸政于王矣然猶稟命于冢宰而王又不言則萬邦
 之眾無所稟以為令豈不負萬邦之望哉此群臣之進戒諄
 諄而不能自已也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
 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
 說彙傳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
 誨以輔台德

君與之序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者置相其任非特統百官均四海而已蓋將使之左右為之師保以輔翼成就其德而引之于當道故古之宰相必處師保之任周召相成王而左右之蓋以師保之尊而兼宰相之職也高宗得傳說于版築之微既立以為相矣于是又以其人置諸左右而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使之兼師保之位身為三公之尊非特任以為相而已孟子曰仁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有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蓋大臣之事君務在乎先立其大者不先立乎其大者而屑屑于其小者則其用力多

而見功寡也是以仁不足與有適政不足以有間而惟以格君心之非為先蓋使大臣能格君心之非而納之于正至于一正君而國定則仁與政豈復有不善者哉高宗深明乎此故其命傳說以為相也未敢言及于政事而先處之于師保之尊命之朝夕之間納其誨言以輔翼我之德蓋將使之匡其不及繩愆糾繆成就其德是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若高宗者可謂知所本矣苟使為君者其德不足則其心必有所蔽而不可開則輔相之臣雖有格天之業亦無自而施之高宗既得傳說之才誠足以相天下而其所言者惟恐己之德有所不足使彼不得展其志之所為也是以朝夕之間惟欲

納誨以輔其德而不及其他也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啓乃心沃朕心

此高宗所以申言其所以朝夕納誨以輔台德之事也孟子
曰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
尊德樂道不如是則不足與有為也蓋人君苟有尊德樂道
之誠意則師保之臣必將樂告之以善而其德無有不成者
故推之以大有為無所不可苟不如是則不足與有為夫其
可以有為與不可以有為惟在于德之成與不成而德之成
不成惟在于師保之臣納誨與不納誨耳然則高宗所望于

傳說者可謂善矣故既命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又託微意
設喻見其所以望之者如此其急也金欲成利器則不可以
無礪巨川之患欲濟則不可以無舟楫大旱之時欲蘇苗稼
則不可以無霖雨金欲成器而無礪則鈍巨川無舟楫則不
可以涉大旱無霖雨則苗稼有飢餒之憂此三者皆望之切
而賴之深也但其言之不足故設喻托意以盡其情若詩人
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皆所以喻人之有美質者不可以不
學而成也雖有切磋琢磨之不同其實一也若但舉一句而
言之則玉不琢不成器亦可以見其意也高宗之設此三喻
大抵言其望于傳說之納誨者如此其激切而其託意之深

故重複言之或者見其有此三喻則必從而為之說以為每句皆有所託王氏曰若金用汝作礪者命之使治已也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者命之使濟難也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者使之澤民也呂吉甫又以謂若金用汝作礪者舉一已而聽之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者舉臣下而聽之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者舉天下而聽之是皆附會穿鑿以追求高宗之意據此上文言朝夕納誨以輔台德下文言啓乃心沃朕心則是高宗于此其與傳說言者大抵欲成就其已之德而已未及乎濟難澤民與舉天下而聽之之事也若藥弗暝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高宗既告傳說以其所以望之之深如此其切欲汝副吾之望則當啓乃之心有隱無犯朝夕納誨而沃我之心也沃如水之沃物有潤澤之意蘇氏曰渴其言也此說是也此又言爾之所以啓乃心而成就我德者其說有二也若我之過失見于已形而其愆繆之迹既著于言行者則汝當危言鯁論極其剴切以繩糾之若用暝眩之藥以攻難治之疾也苟不用暝眩之藥則厥疾弗瘳矣其或過失弗形而其所言所行陷于愆繆而不自知則汝必當先事慮患使無繩糾之迹若跣足而行使之視地不至于為茨棘瓦礫之所傷也苟不使之視地則厥足用傷矣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言汝能以此二者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則足以副吾之所期
望矣然其所以副吾之期望者非但使汝盡其啓沃如上文
之所陳凡在朝之臣與汝比肩而北面以事我者我無不以
此望之也故繼之曰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蓋說既
作相而總百官則自卿士而下皆其屬也欲使傳說暨乃僚
無不同心以匡正汝君之心而成就其君之德者良由我之
所以尊德樂道之誠意有加而無已也孟子謂戴不勝曰子
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于王所在于王所者長幼卑尊皆

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
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使傳說能盡其啓沃之心而其在
王所者長幼卑尊皆不能同心以匡人主之所不逮則一傳
說亦不足與有為故必舉在朝之臣無不同心然後一正君
而國定矣然人臣之進諫于君又不可以無稽也必則古昔
之先王故汝之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率修古我哲王
迪導我高后成湯之德以安天下之民下言迪我高后以匡
兆民上言俾率先王則先王蓋指成湯以前之王天下者康
誥曰往敷求于殷先王哲王用保乂民曰別求聞由古先哲
王用康保民與此正同高宗之所以諄諄告戒述其志之所

以期望傳說之深既盡于此矣故又嗟歎盡其義言汝能敬
我所以告汝之命則我之德無所闕失終能永保天命矣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
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高宗之所以虚心屈體而望于傳說其言反覆激切既盡于
此說于是盡其啓沃之辭而復于王與荀子大忠以德復君
之復同蓋以其德言而優游厭飲以入之也高宗之所以告
說者既以金之于礪巨川之于舟楫大旱之于霖雨以見其
望之切故說之所以復于王亦設諭托物以盡其意以謂君
以從諫而聖猶木之從繩而正也木之作器無所不正者豈

木之生而皆正哉蓋其生也自有曲直之不齊而其作器也
必取于從繩故無不正之理人主之所行豈無有善有不善
于其間惟能從諫弗拂而擇善以從其善者無所不行不善
者無所不去斯能成其聖德不必生而知之而後可以成其
聖也惟君能以從諫為心是好善矣苟好善則天下之人皆
將輕千里而來告于我而况在朝之群臣乎故雖不命其承
上之意以納諫而其臣無敢不納諫者故繼之曰后克聖臣
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蓋言君苟有納諫之意雖
不諄諄以命之而彼自能敬順王之善命也魯定公問于孔
子曰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

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此二言者若緩而不切而孔子謂邦之興喪實繫于此者蓋知為君之難則自以為不足故從諫從諫則邦之所以興也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自以為有餘故拒諫拒諫則邦之所以喪也邦之興喪所以實繫于此一言者以其從諫拒諫之不同也桀以拒諫喪湯以從諫興紂以拒諫喪武王以從諫興秦以拒諫喪高祖以從諫興隋以拒諫喪唐太宗以從諫興歷代興喪之迹究其所本未嘗不繫于此則孔子之論可謂深切著明矣高宗之命博說以納誨而博說復之以從諫彼其君臣所以相告戒之意者蓋以為天下之事未有不先于此故其禮樂刑政未嘗一言及之而其相告勉者惟以此為先也東坡有言曰說以匹夫得政而王虛心以待之者如此意其必有高世絕人之謀今其所以復于王者曰從諫而已大哉仁人之言約而至也唐太宗中主也其事父母畜妻子正身治家有不至者多矣然所以致刑措其成功去聖人無幾者特以從諫而已說以為此一言可以聖也故首進之

說命中

尚書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在禮天子宅憂而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當此之時事皆總于冢宰而天子則惟亮陰而不言居于廬以致其誠一于喪祭之事而已及其三年之喪畢然後冢宰歸政于天子始親萬幾之務而專聽斷此蓋禮經之常典也高宗既免喪而冢宰歸政猶恭默不言萬幾之務無所稟以為令者群臣懇請甚堅而高宗猶且不從而曰予恐德弗類至其代予言其意蓋欲終不言而求良弼以代之言也及其既得傳說則是

既有代予言之人矣于是立為相置之左右命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而萬幾之務則委之而已無所與也蓋高宗之于傳說也信之如此其篤任之如此其專得于傳說之間而不以為疎賤遂舉國而聽之使之代言政事命百官總己而聽之若其宅憂亮陰之時而不復致疑于其間良由其至誠之心上格于天下孚于民而其君臣同心同志相與孚契于一堂之上如股肱元首之相為用故雖用禮之權于免喪之後而百官總己以聽冢宰而天下不可以為不善也按周官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則說之為相而總百官亦其常職然也而乃以為禮之權者蓋以上篇其代予言而知之前既

有曰其代予言而此篇又曰惟說命總百官則是萬幾之務
總以聽之而已若齊威公所謂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其為職
任之重蓋非如冢宰之比也說既總百官以代高宗躬覽萬
幾之務則為高宗者惟恭己以正南面也蓋明君勞于求賢
逸于得人方未得說也恭默思道憂勤之念猶形于夢寐之
間遂旁求于天下而後得之及其既得之也禮樂刑政百官
有司之事舉以授之而已遂以優游無為巖廊之上蓋所勞
者在于求賢之前而享其逸樂于得人之後也高宗雖優游
恭己不親萬機之務亦豈遂盤樂怠傲深拱宮禁而無意于
天下之治哉蓋將使說朝夕以輔成其德使其德之輝光發
見于天下則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也傳說既總百官使
高宗得以清心省事于上于是朝夕納誨以輔成其德其意
以謂百官之事雖總而其提大綱以為衆目之所取正者則
在于高宗不可不勉故乃進而告王而其所告者無非天子
執要御詳之事也嗚呼者嗟嘆以重其言也詩曰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中庸釋之曰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其意以謂天道之運日
新而無窮晝夜寒暑循環迭運造化之功未嘗有息聖人體
之而為純德造次顛沛亦日新而不窮蓋所以體天之道也

傳說欲使高宗日新其德而同于天道之運故首告之曰明王奉若天道言古之明王承順上天之道體其不已之意于是建邦諸侯于外設天子之都于內其所以立天子諸侯于上而承以大夫師長于下者豈欲其在位者肆為逸豫而以位為樂哉惟欲使之體夫上天日新不已之道君臣上下協心同德以治斯民而已后王天子也君公諸侯也大夫仕于朝者師長親民之官也自后王至于師長皆不可肆為逸豫苟有一人焉肆其逸豫則夫其所以代天亂民之意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蓋言雖在位者皆不可以逸豫然其所以率群臣不為逸豫者惟在于日新其德而已故又繼之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言明王之所以奉若天道者無他惟在乎憲天聰明之德而已天之聰也公天下之聽以為聽故聽不以耳而無所不聞天之明也公天下之視以為視故視不以目而無所不見聖人之憲天聰明公其視聽而無所容私焉則其聞見達乎天下而日新不已豈復有逸豫生于其心哉惟天子既憲天聰明而日新其德于上則其臣莫不敬順而奉之自然不為逸豫之行君臣皆不為逸豫則得乎治民之道此民之所以從乂也臯陶謨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言天之聰明即民之聰明君能公其心以憲

天聰明而率其臣以欽若則自合乎民之心矣民之從又蓋得天下之所同然非勉強而從之也傳說言此者言高宗既以萬幾任于臣而垂拱仰成端拱于巖廊之上苟使不能廣其視聽于天下則其聰明止于耳目之所接則逸豫之心生而讒諂面諛之人至浸潤之譖膚受之愬由是而行焉如是則說雖欲盡其協贊之力不可得也故其所欲成就之德無他惟使之憲天之聰明而已夫苟其憲聰明如天則無所不聞無所不見則明白昭晰而小人無所容于其間此說之所以得盡其才而高宗所以得遂其垂拱仰成之道也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言欲公其心以憲天之聰明則其所發者莫重于賞刑之用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說雖總百官以聽萬幾之務至于威福予奪之柄在于高宗之獨斷故既告之日新厥德以憲聰明而其所以諄諄告戒于其後者于此又致詳焉自惟口起羞以下四句說者不同最為難曉竊求其義上兩句有起羞起戎各言禍亂之所由起其文無所結下兩句有在笥省躬是言其所以致謹重之道其文無所成蓋由說者以四句為四義故其文上無所結下無所成據某所見下兩句所以結前句惟口起羞故惟衣裳在笥惟甲冑起戎故惟干戈

省厥躬禮曰口惠而實不至怨災及其身晁錯曰上之所言者謂之命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位苟為口之所命者非其人而適足以起羞故寧藏衣裳于笥而不輕以予人也甲冑干戈皆兵器也自其被于己而言之則謂甲冑自其加于人而言之則謂干戈甲冑之用苟有不當則適足以起戎矣故當其用干戈以加于人之時不可不省于躬而自反察己之無罪然後可以討人也此蓋言賞罰之用禍亂之所萌而其施則不可不謹也王惟以此起羞起戎之二者以為謹戒而信其不可輕用苟能知其賞罰之用皆當于功罪而克明則無不善矣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自此以下又所以申前之義而盡之也言國之治亂惟在于庶官之邪正能否官之得其人則天下國家無適而不治非其人則天下國家無往而能治必然之理不可易之常道也傳說總萬幾之務而已至于升黜進退則在高宗之所用如何爾苟使高宗所用既非其人則雖說亦無所施其才矣故治亂之所本惟在高宗能用庶官而說則能總其事而已惟治亂在庶官故官不可以及私昵爵不及惡德惟其賢能而後可也王制曰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蓋自六卿至于三百六十所謂官也而公卿大夫所謂爵也欲官其人必

以其人之能可任是官者而後官之不可以私愛而官之也
欲爵其人必其任官之賢于人而實有德者而後爵之不可
以惡德而進之也孟子曰尊賢使能官不及私昵惟其能蓋
所以使能也爵罔及惡德惟其賢蓋所以尊賢也惡德者以
惡為德也孔氏曰私昵謂知其不可而用之惡德謂不知其
非而任之戒王使審求人絕私好也此為善說說之此言大
抵欲高宗屏小人而擢用君子也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言心有所為必審思之使合于善而後動善者理之所當然
者也雖然慮善以動則又不可不審其時時者所以權乎善
之輕重而用之也猶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稷思天下
有飢者由已飢之善也顏子居陋巷不改其樂亦善也然其
為善者各有其時當禹稷之時而為顏子之事則非善也當
顏子之時而為禹稷之事亦非善也善猶葛之于夏采之于
冬動惟其時則猶夏葛而冬裘也善則可以立矣慮善以動
則可以權矣慮善以動動惟其時則酬酢萬變而不窮矣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此又告之以不矜不伐而享其盈成之業公羊曰貫澤之會
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震
而矜之叛者九國矣夫以威公之霸攘夷狄尊王室一正天

下可謂盛矣及一旦震而矜之則叛者如此其衆蓋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故也如禹之不矜不伐而天下皆無與之爭功故人之有善有能而矜之有之是乃所以喪也是知欲人之有善有能者其所以保之道惟在于不有之不矜之而已高宗之恭默思道以致中興之功其豐功茂烈可謂無所復加矣惟在不有不矜以保之也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此又戒之以預備于不慮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之事也蓋古者治安之時上恬下熙海宇無事而危亂之萌往往萌蘖于其間及其一旦變生于肘腋則至于陵夷敗壞不可救藥者

此無他當無事之時而不能為有事之備也故在事事而為之備事事者無一事而不在所備也一事不備則一患隨之惟事事有備無危亂之釁生矣故無有不可制之患也

無啓寵納侮無耻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言無啓私嬖之寵以納小人之侮也蓋小人之于君上本不敢肆其陵侮之心惟君上寵之而故為之也苟知而故為之則不復有悛革之心矣此二者是亦中才庸主安于逸樂遂以謂寵一嬖倖未必害事遂一非事未必致亂殊不知履霜堅冰其來有漸于其小者而不知謹則將馴致其大矣唐明

皇寵安祿山為安祿山起第既成其帷帟器皿充牣其中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每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于外帝亦不疑也其待之可謂厚矣而祿山不軌之心實萌于此故卒至漁陽竊發四海橫流此啓寵納侮以致禍也漢武帝為竇太后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東方朔執戟殿下碎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司馬門賜朔黃金三十斤若此之類所謂耻過作非也自此以上其深思熟慮所以為高宗謀者無所不至故又總結之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蓋言如上之所云其所當謹者可謂至衆矣然其本則在于人主先正其心術而已居者有所主于中也中有所主則政事不駁雜此其本也此所謂一正君而國定矣自篇首至于此是皆說與高宗泛論為治之要道以啓迪其心志既盡于此然高宗之心術則有黷于祭祀之蔽祖已曰典祀無豐于昵則是高宗之心術所蔽實在于此故傳說舉以為訓所以繩其愆糾其繆格其既非之心是所謂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也蓋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亡祭之疏數惟稱于禮苟不稱于禮而以私意為之則疏數之失一也蓋數則過也疏則不及也過與不及皆非禮之中也高宗不審于此而以黷于祭祀為欽殊不知

其所謂欽者乃所以為不欽也故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黷而謂之不欽者以禮煩則紛亂而難行也夫鬼神聰明正直享于克誠苟亂而非禮則鬼神豈享之哉故曰禮煩則亂事神則難蓋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則于事神為易也自明王奉若天道至于此皆是傳說道啓沃之言以納誨而輔成高宗之德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
啟
啓

高宗之得傳說使之啓乃心沃朕心蓋虚心屈己而樂聞其朝夕之誨也說既總百官矣于是進其嘉謀嘉猷自明王奉若天道以下凡數十言無非治道之大原君術之至要其所以進言啓沃以成就高宗之德可謂展盡底蘊而無餘矣高宗之恭默思道後聞至忠之誨為日久矣至是而聞其所未聞理義之悅于其心而無厭也故遂嗟歎而告之曰旨哉旨美也古人于飲食之美者必以旨言之詩曰君子有酒旨且有又物其旨矣維其諧矣則旨者味之美也高宗聞說之言如美味之悅其口撫食其實饜飫充足樂之而不厭故曰旨哉者味之之深也既味其言之美乃呼說而告之曰爾之所言我當佩服而行之苟汝不善于其所言則我雖欲聞而行

之不可得已高宗之得傳說以為若金之得礪濟巨川之得舟楫大旱之得霖雨其所以望之如此其切誠以不得傳說之啓沃則雖欲行之不知其所以行之矣故其既得傳說之誨則若飢之甘食渴之甘飲入乎口著乎心斷然必以為可以行之而無疑也高宗既許傳說以行其言矣人臣之事君諫行言聽然後膏澤下于民而其致君澤民之心得以達于天下矣于是拜手稽首而至地以盡其敬于君又勉高宗以行之之難而冀其不倦以終之也董仲舒引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傳說之所陳治道之大原君術之至要諄復懇

到可謂盡矣高宗之所聞所知可謂富矣惟能加意以尊其所聞行其所知則施之于天下國家德仁又將不勝富也故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所貴乎知之者惟欲其行之也知之不能行則與之為二矣故其嘉謀雖日接于耳目之前既與之為二則是他人之物非己之所自有也知而行之則與之為一而自得之矣是故人主之學要在于行為先如堯舜之治其所以巍巍蕩蕩而不可及者惟其能躬行而已躬行則凡接于吾之耳目者皆所自有也自古苟非大無道之主其聞善言見善行未嘗不改容變色以欽重之如齊景公問政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則是公非不

知孔子之言為可行也孟子與齊宣王言惟仁者能以大事
小惟智者能以小事大宣王曰大哉言矣又與言文王之治
岐以行仁政于民宣王曰善哉言乎若宣王者非不知孟子
之言為可行也二者雖皆知其言為可行然夷攷其所行則
實與其言相反此蓋無躬行之誠心故其所病者不在于知
之之難而在于行之之難高宗以傳說之言為旨哉此亦如
齊景公宣王以孔孟之言為善也使其徒以為善知之而不
能行則是亦齊宣王景公也故言知之易行之難以勉高宗
蓋所謂責難于君謂之恭也然行之之艱自不行者而言則
見其為艱矣苟能一日用其力而行之則亦何難之有王誠
不憚其難而力行之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尊所聞行所
知是將信協先王成湯之成德蓋湯所以能成就其德者惟
以從諫弗咈先民時若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與人不求備檢
身若不及而已王能躬行其所知所聞之言是亦成湯之用
心也王能以成湯之心為心則是于傳說之言無所不行也
君能黽勉以行臣之言臣有嘉謀嘉猷匿而不告則臣為有
罪矣故終之曰惟說不言有厥咎蓋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
不可則止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而乃聒聒不舍以取禍尤則
是不可以言而言非所謂以道事君者也故孔子之于齊景
公孟子之于齊宣王言之不行則遂去而已至于諫行言聽

膏澤下于民而不以堯舜之道望其君乃有所隱匿而不言則是可以言而不言亦非所謂以道事君也故阿衡之于太甲傳說之于高宗其所以引君以當道者有加而無已也欲觀大臣之事實諸此而已

說命下

商書

此篇記載高宗與傳說相與講論學問之大方蓋自古帝王之所以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以修其行而推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未有不由學以成者學必有師堯師于君疇舜師于務成昭禹師于西王國湯師于伊尹高宗師于甘盤傳說文王師于太公望成王師于周召未有不師于聖賢而能學者未有不學而能成其德者然歷代帝王之所以學與師者世代久遠其詳不可得而盡知惟高宗之于傳說其答問酬酢始終畢備于此篇可以為萬世人主學問之大法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

高宗欲問學于傳說于是進說使前而告之以所願學之意也蓋其未得傳說于版築之前固嘗學于甘盤矣甘盤者商之舊臣有道德者也而高宗敬其道德而學焉學于甘盤而不終故欲學于傳說以終之也台小子者高宗自謙抑以問學之辭也舊學于甘盤將告以學而未克終之意也既乃遜

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二孔之說謂高宗為王子時既學于甘盤學而中廢業遊居田野入宅于河故自河徂亳蓋是高宗之父小乙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既廢業而居民間遊無顯明之德此說本無逸之言曰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故以遊于荒野為爰暨小人之事也諸儒從之惟蘇氏不然蘇氏謂武丁為太子時學于甘盤及即位而甘盤遊去荒野武丁使人求之迹其所往則居于河濱自河徂亳不知其所終武丁無與共政者故相說也舊說則以遊于荒野為武丁之遊武丁為太子而遊決無此理遊則為吳太伯豈復立也哉竊以蘇氏之說為善蓋高宗言其所以學于甘盤而未克終者以求教于傳說故言甘盤之遊去而莫知其所終則已無所資以為學者其言與下文訓于朕志相接若從先儒之說以遊為武丁之遊則高宗方言學于甘盤而遊及于爰暨小人之事非是辭之序也而其以出居民間為遊及以顯明之德為顯皆不如蘇氏之說蓋甘盤既遊去而不知所終高宗皇皇然夫所依賴如濟巨川之望舟楫大旱之望霖雨故得傳說而學焉此其所以告說而冀其朝夕納誨以成就其德者也遂繼之曰爾惟訓于朕志言我之志欲務學以成就其德汝當啓迪我之意志而引之當道以終其所學于甘盤之事也

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周予棄予
惟克邁乃訓

此又指物與喻以見其所欲學之意范內翰曰酒非麴蘖不
成羹非鹽梅不和猶人君雖有美質必得賢人輔導乃能成
聖作酒者麴多則太苦蘖多則太甘麴蘖得中乃能成酒作
羹者鹽過則鹹梅過則酸必鹽梅得中然後成羹臣之于君
不可上下相同當以柔濟剛以可濟否左右規正其君之德
則君志乃和高宗求益于傳說故以作酒作羹為喻此說甚
善高宗之意欲使傳說匡其所不及將順正救如酒人羹人
以甘苦鹹酸相濟而成味故又繼之爾交修予交修者可否
相濟以輔予之不逮也予之所望汝以交修者既如酒之于
麴蘖羹之于鹽梅不可須臾廢則當始終以成就其德毋亦
若甘盤之棄我而去我當佩服汝之言而行之不敢失墜也
按君奭篇周公告召公以留輔成王之意其言商之舊臣歷
事數主而不敢自寧者而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則是甘
盤在武丁之初亦如阿衡之輔太甲實居受遺託孤之任者
也以是知高宗之亮陰也甘盤實居家宰之職百官總己以
聽焉及其既免喪而甘盤歸政則一旦幡然而去遯于荒野
莫知所之高宗既失甘盤而無所託故恭默思道而得傳說
則甘盤之去商也蓋舉國之人失其倚賴皇皇焉以求之而

不可得若甘盤者其為高蹈之節傑然出于千古之上嚴子陵方之有慙德焉晁補之嘗論嚴子陵以謂陵道足乎已無求于世則求而不至可也至而不仕可也何必明人以天子三公皆故舊而示放鶩以自存陵操誠高亦未忘名者古惟兩士不近于名其一猶恨其自言也晉文公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推將隱于綿上山中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曰身將隱矣何以文為若之推者可謂不累于名漢朝韓康賣藥長安市不二價有女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曰君非韓伯休耶乃不二價康曰我本避名今女子乃知我名何以藥為遂去居霸陵中康之避名誠是也恐人識之則默去焉可也何必曉人以吾果韓康耶故曰猶恨其自言也此二人者皆勝陵據補之此言蓋謂之推賢于韓康而康又賢于嚴子陵某竊謂之推雖不近于名然其所以不求顯之言猶聞乎世是雖能忘名而未能忘其所以忘名者也如甘盤者身居公輔之尊一旦之間遯而去則舉世莫知其所以賢于之推也又遠矣其易遯之上九曰肥遯無不利蓋處遯之最善無如此支者其甘盤之謂歟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說命之書雖離為三篇然其文勢上下實相貫穿蓋史官盡

錄高宗所以與傳說相答問者高宗惓惓然以望于說說之
諄復以告于高宗其意未嘗不相屬也說之總百官而進諫
王王玩味其言而無所厭數也曰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舒
周聞于行蓋許之以佩服其言也說于是言非知之艱以勉
其所力行于此者而又繼之曰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
惟說不言有厥咎此則說之許高宗以為苟能行我之言則
我不可以不繼此而有言也故高宗叙述其所以願學之意
而終之曰爾交修予周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言我能行汝之
言今虛心屈己以問學于汝可以言之時矣不可以無言也
至于是則說之所以啓沃者固宜無所不盡矣遂乃備言帝
王之所以學者本末始終之序明白詳言無所不備蓋善待
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
從容然後盡其聲高宗既從容以問矣故說得以盡其聲也
道之大原出于天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
之湯此數聖人相傳之道蓋本于性命之至正仁義之極致
其為道也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學道而不自
乎此不可謂善學也故傳說之論學必以師為先師古者質諸
堯舜禹湯之所傳者也孔氏以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為王
者求多聞以立學其意蓋謂王人猶云王者爾王者為王人
無所攷據王氏以謂傳說稱王而告之曰人求多聞時惟建

事竊謂此說為勝禹言于舜曰帝光天本下至于海隅蒼生
萬邦黎獻共惟帝臣亦是稱帝而告之與此稱王其文勢正
同猶後世奏事稱陛下也說之告高宗人之所以求多聞以
多識前言往行者非欲苟知之而已蓋將見之于行事之深
切著明也雖務多聞以建事然其所聞者有是非有邪有
正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苟不能審其所擇而徒貪多務得以
益所聞則或不免為邪說異端之所惑也所適者正道則以
之建邦乃有所得矣不師古訓而能有所得以永世者匪說
之所聞也獲如孔子所謂仁者先難而後獲如三代有天下
傳世數十享祚數百世皆其所獲者也雖其所獲者如此其
長且久然其所以致此者則自夫學于古訓而不自徇其私
意雖明其道不計其功而功之所獲自反于無窮若秦人焚
詩書滅禮樂奮其私意而不師古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
業而傳祚纔二世而亡此不克永世者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數學半
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
克欽承旁招俊又列于庶位

既言學于古訓則有所獲事不師古則不克永世其所以辯
論邪正是非之分可謂明于此矣既明乎此則其志之所斷
向者確然有守而不移矣志之所斷向者確然而不移則能

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學之所以能得者惟在夫知所止能止于至善則其志定志既定則順其志而不畔務時敏以力行之而不懈則能至于慮而有得矣蓋功崇惟志業廣惟勤學之欲有得者惟在于此二者遜志則功日以崇時敏則業日以廣此誠為學之大方惟能信懷此志與勤之二者則道積于其身矣乃來者蓋所謂自得之也道積于厥躬則是居之安資之深以至于取之左右逢其原至于是則學成矣然人之學也豈以獨善其一身而已哉中庸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蓋學者既遜志時敏以成己必在乎推而教人以成物能成己又能成物則可以合外內之道而忠恕兩盡此蓋為學之終也故繼之曰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言推己之所育以教人是教學半蓋學之始仁以成己學之終智以成物自成己推而成物其功半矣于功之半能思終始常于學則雖推以教人而已之德實由是而進日加益而不自知也此所謂厥德修罔覺言推此道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有益于人是乃有益于己也傳說之所以歷陳為學之終始者蓋盡于此此非說之私智也蓋成湯之師古以學得夫堯舜禹湯之傳故其本末先後之序

如是此實先王之成法高宗誠能率由此道監視先王成法而行之則是師古以克永世而無所愆過矣蓋人君之治天下必欲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然後有以貽子孫萬世無疆之業欲言行之無愆繆則必自于學先王之道

故說其序如此高宗能率其學先王之道

說用能欽承其德旁招俊又以列于庶位共致其修輔之功

也范內翰曰天子惟務學宰相職當求賢若天子好學于上宰相急賢于下眾賢皆列位則天下豈有不治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百官有司之事各有司存非宰相之任天子惟當任宰相宰相當任有司有司皆得人則天下自治唐太宗謂房喬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急求賢人隨才任使此宰相

之職也此間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乃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乃關僕射以求賢責宰相此乃傳說旁招俊又列于庶位之意此說甚得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捷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高宗既得傳說勸學之言本末先後無不該悉于是嗟嘆其言之善而告之曰我之恭默思道得汝于版築之間擢居相

位三年不言言乃雍而四海之內無不仰我之德者乃汝之德有以鼓舞而動之也然我欲學于古訓以成聖人之德則必資爾說之助而不能以獨成也故又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言人之所以為人者以有股肱之助無股肱則不得為人矣人主之所以能成其德者以其有良臣之助也無良臣則不得成其聖矣蓋股肱之于人良臣之于聖實一體相待而成也既以良臣喻股肱之不可無于是又稱引成湯疇昔之所學伊尹者以見其意言我先代百官之長自居保衡之任為師傅之官蓋伊尹也伊尹在予先世作股肱于我先王乃以致君澤民為己任曰我不能使其君如堯舜之君則其心愧耻若見撻于市其在于民有一夫不被堯舜之澤則曰是我之罪蓋其自歎歆受成湯聘幣幡然而起也則固自任以天下之重曰吾將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既能言之于始必將貫之于終有是言而君不為堯舜之君是己之所以引君于當道者有所不至也其為耻孰甚焉欲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則民不被其澤是己之所以成就君之德者不用其極故其澤不徧于天下其罪亦無所逃也惟其所以自任者如此故能佐佑我有功烈之祖其德至于與皇天同德而無以復加爾傳說之起于版築而居于冢宰師傅之位其迹蓋與伊尹相契于數十年矣則爾之所以自任者不

可不以伊尹之所以致君澤民者為心故汝當庶幾以道顯明保輔我以成其堯舜之學亦如伊尹之佐成湯以格于皇天無使伊尹專其美于我商家也惟后非賢不又惟賢非后不食此申言君臣之分相須而成君須賢治賢須君食亦當幡然應聘而起以與我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則是當夫所以致君澤民之責矣爾當以阿衡之所以自任者待其身使爾君德與成湯相繼然後能以永成此天下之民也蓋為臣者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必先能致君于堯舜然後可以澤民君不如堯舜而能使民為堯舜之民者未之有也高宗之所以命說既如此其重說喜聞其仰成之意于是拜而稽首以盡其敬而欽承之曰敢答揚天子之美命謂當阿衡之責而不敢辭也薛氏曰說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以湯之學于伊尹之事以告之也王曰周俾阿衡專美有商以伊尹作先王之事任之也臣之所以致其君者如彼君之所望乎臣者如此雖欲不治不可得也此說甚善蓋人君之學與匹夫異其所定者至廣其所御者至眾則其所學固不在乎區區于章句訓詁之間如學士大夫之一藝也其所學者不過學為堯舜而已不學乎堯舜而云學者是陳後主隋煬帝之學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也若高宗之學于傳說其所謂堯舜之學矣伊尹之事成湯也蓋曰以堯舜之道事其君也

而高宗則以成湯自期以伊尹期傳說是其所期者期于堯
舜之為而已學者之期于堯舜猶視者之必期離婁聰者之
必期師曠雖有至不至然未有不期而能至者也孟子曰我
非堯舜之道不敢陳于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齊人無
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
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于是孟子生于戰國之世齊梁之
君皆庸下之才其不足與言仁義鄙夫孺子之所共知也而
孟子必以堯舜之道說于其前不肯少自貶以求合者蓋人
主之學惟有學為堯舜之一塗而已舍是則異端也舍聖人
之道而為異端則何以為孟子哉故其可厄窮而不得一施
不肯舍所學而從人也傳說孟子易地則皆然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二十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二十一

三山拙齋林之奇

少穎

高宗彤日

尚書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高宗彤日高宗彤日越有雉雉

此蓋高宗之賢臣祖已也因雉雉之變進戒于高宗實訓之體也然其所陳折而為兩篇其一篇逸于秦火者既名高宗之訓故此篇惟取篇首之高宗彤日一句以為篇名之別非有他義也按書之百篇皆有序漢儒例以為孔子作而其竊以為歷代史官第相傳授以為書之總目至孔子因而次序

之非盡出于孔子之手者以其間所序事迹有不見于經而獨見于序者如此篇正經所言但曰高宗彤日即未嘗言祭于何廟之彤日但曰越有雉雉即未嘗言其所居于何處而序則曰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此非其當時史官所錄則何以知其鳴于成湯之廟又何以知其升于鼎耳乎此事苟非舊史所傳則孔子亦安能以其意而臆度之于千百載之下乎故百篇之序但是史家序其所為作此篇之意而已不必求之太深也夫高宗之祀豐于昵昵者禰廟也豐于禰必殺于祖矣其祭成湯之時禮必有缺而不備者故于祭之明日適有野雉飛入于廟中升鼎耳而鳴此其災異也

明矣于是賢臣祖己進諫于王而正救其失將使之恐懼修省以銷天變此書之所以作也彤者祭之明日以禮賓尸行事之有司祭之賓客皆與焉商謂之彤周謂之繹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籩穀梁傳曰繹者祭之明日又祭也則彤之與繹事同而名異耳絲衣之詩繹賓尸而作也而其詩曰絲衣其紕載弁侏侏自堂徂基自羊祖牛萬鳥及萬則繹祭之時必陳萬鳥于廟中高宗祭成湯之明日方陳萬賓尸而有雉自外來入廟中升鼎耳而鳴夫雉之為禽常飛鳴于郊野之外今乃于宗廟行禮之時百執事環列于庭而徜徉于廟之鼎耳如在郊野

之外此物胡為而來哉必其宗廟祭祀之事有不合于禮者故野雉因而至也

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祖已知夫變異之來當夫祭祀之彤日則是上天之所譴告者必其祭祀之事有不合夫禮者故野雉因之而至于推原其所以致之之由以警懼高宗之意而先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此句有兩說先儒謂有道之主當變異之來正其事而變異自銷其意蓋謂商之先世有道之主每遇災異之來惟正其事以銷去之如成湯之遇旱以六事而自責太戊遇桑穀之異嚴恭寅畏以弭其災祖已之意亦欲高宗之正其事

如成湯太戊則可以變災為祥易凶為吉先儒之意蓋如此其說固善無有疑者而蘇氏則以謂繹祭之日野雉鳴于鼎耳此謂神告王以宗廟祭祀之失也審矣故祖已言當格王心之非蓋武丁不專修人事而數祭以媚神而祭又豐于親廟敬其父薄其祖此失德之大故祖已欲先正之蘇氏之意蓋以謂祖已將諫于王則當先格王心之非使正其事其于格王如孟子所謂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之格也某竊謂先儒之說誠善然以上下之文勢觀之則蘇氏之說為長蓋下文曰乃訓于王則是上句當是為其黨類而言之也語其黨類以將格王之非心以正厥事然後進諫于王自惟天監下

民以下則所謂格王之非心以正厥事也故某欲兼存此兩說而以蘇氏之說為優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祖已欲格王心之非以正厥事于是乃訓于王曰惟天之監視下民其吉凶禍福無常惟義以為常典常也民之所行合于義則天降之百祥不合夫義則降之百殃祥與殃之來皆是視夫民之義與不義如何耳故其降年于民有永有不永者其不永者非天之意固欲天民而絕之也蓋民之不義其中自有以自絕其命于天故天將絕其所降之年有不永也民有不順其德以行其義不服其罪以改其不義天將欲絕則必享信其命降之災異以正其德將使之恐懼修省反其不義而歸于義也彼民之不知義者則將曰彼天命其如我何則天之絕之也必矣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夫祖已之所以諫于高宗者蓋以其典祀豐于昵而殺其祖遂致雉雉之變而其進訓于王則先以天之于民降年有永有不永而以義為常而其所行之不義而獲罪于天天以變異警懼之而不知自省然後及于禍其說既如是之詳矣于是終其義曰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以此度之

高宗之豐于昵祭意者必有祈年請命之意如漢武帝之于
五時八神歟故祖己先論其壽夭之理然後及于典祀無豐
于昵蓋自惟天監下民以下所謂格王之心也而王司敬民
以下則所謂正厥事也嗚呼歎辭也夫壽夭之理惟以義而
為常眉壽之年不可以禱祠而得夭折之命不可以禳禱而
延也惟能常厥事雖不祈年之永而自永矣故王之所王者
惟在于敬民而已敬民若禹訓所謂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
之馭六馬是也王能敬民則得人主之義矣得乎人主之義
則命之有永將至于億萬斯年而無斁豈區區禱祠可以益
其有永之年哉年之永不永既不在于祭祀之豐殺則其于
祖禰之廟豈可致厚薄于其間亂嗣也自為祖禰者自成湯
以下繼世以有天下者無非天之亂嗣也既無非天之亂嗣
則其所以祭之者國有常典非私意所得而豐殺也蓋古者
慎終追遠之禮自仁率親導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
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一也故其所以
制為祭祀之禮莫不有常而不可易若以禰為重從而豐之
以祖為輕從而殺之則是知有禰而不知有祖猶知其本而
不知其根也其為不義孰甚焉國之祭祀既有如是之不義
則天之降災異而雉雉之變蓋將以正王之德也王能正厥
事而常厥義無豐于昵則足以答天命而膺有永之年矣苟

以為天命其如台徒私意制其豐殺則將為天之所斷棄此
實商家社稷存亡禍福之本此祖己所以諄諄不得不懇切
為高宗言之也夫洪範之庶徵五事之得失而驗之于陰陽
二氣之休咎肅乂哲謀聖則時雨時暘時燠時寒時風順之
狂僭豫怠蒙則常雨常暘常燠常寒常風順之蓋天地之與
人一氣也形于此必動于彼彼未有不以類而應之者古之
言災異未嘗不然及漢儒董仲舒劉向父子之徒求之太深
泥之太過于是有識之士往往厭其說之苛細穿鑿而無大
體遂欲舉其說而盡廢之謂災異不可以類求然亦不可盡
廢也譬如人之一身五臟之氣有所偏勝于中則疾病之徵
必發見于外如脾受邪其徵見于皮毛如腎受邪氣其徵見
于齒牙若此之類皆未嘗不以類而應也庸醫不知其所本
則妄推求之于外則有臆度而不能中以庸醫臆度而不中
遂謂五臟之氣不可以類求可乎漢儒之言災異其說之流
于鑿則非也而其所以然之說則不可廢也故蘇氏謂因高
宗唯雉之事而知五行傳之未易盡廢此實至公之論蓋以
五行傳為可廢者徒惡夫俗儒之至于鑿也或者徒知其為
可惡而不知不可以象類而求災異則亦將使人若不畏而
無所戒懼如火則為陽氣盛如水則為陰氣盛今曰不
可不以象類而求則是大火而非陽氣盛矣大水而非陰氣

盛矣又如月食則修外治日食則修內治今日不可以象類而求則是月食不必修外治日食不必修內治矣大抵枉不可不矯也矯枉而至于過直則為甚矣學者既無泥于漢儒災異之說而以此篇為信不失乎象類而求災異則兩得之矣逸書與見存之書同序者若肆命祖后與伊訓同序高宗之訓與此篇同序而孔氏引序以冠篇首于伊訓篇末加肆命祖后四字以見其篇次當在於是而遭秦火之逸也若以此為例則此篇之末當更有高宗之訓四字蓋世久矣而失之也苟以此篇之末不復重出為得體則伊訓之末不當衍四字此雖章句之小失亦不可以不論也

西伯戡黎

商書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據史記文王脫于羑里之囚而獻洛西之地然后紂賜之弓矢鈇鉞使得專征伐為西伯文王之為西伯得專征伐之權出于紂之命也既受命于紂以專征伐于是諸侯有為不道者文王為民除害稱兵而往伐之黎乃諸侯之國史記以為脊大傳為肌其音相近蓋在上黨壺關之地與朝歌接而密邇于王畿其君黨惡于紂與之為不義而虐用其民文王既專征伐于是帥師戡黎而勝之既勝黎矣殷之賢臣祖伊知黎不道為周所戡其勢必及于殷蓋當是時諸侯助紂為虐

者多矣斯民之困于虐政望乎仁政之拯已于水火之中不
啻飢渴之于飲食也周人之德既及于黎國則天下之困于
虐政者皆相率而歸之紂雖欲不亡不可得也且如湯之于
桀本未至于稱兵而伐之惟其葛伯仇餉得罪于斯民故不
得已率兵以伐葛既伐葛矣于是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
曰奚獨後予攸祖之民室家相慶曰漢我后后来其蘇民之
情所望其拯己之命者既如此其切湯迫于事勢之不得已
故遂伐桀而革夏命蓋湯之伐葛本無伐桀之心而伐桀之
徵實兆于此又王之于黎亦猶湯之于葛也文王之戡黎雖
無心于伐紂而當時之人以勝殷之任歸之則雖欲顧君臣
之大分而不忍為然天命人心之所迫必有不得已者此祖
伊所以咎周也咎惡也惡其將不利于商也曰殷始咎周者
非是舉殷國之人皆知咎周也但指祖伊而言之耳史記曰
祖伊聞之而始咎周此言為得其實祖伊之所以始咎周也
蓋以周人乘黎而勝之故也周人既乘黎而勝之祖伊恐其
將不利于殷為是震恐而奔告于紂史官錄其言而為此篇
也

西伯戡黎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失既訖我殷
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

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西伯蓋指文王也鄭氏曰時國于岐封為雍州伯也國在西
故曰西伯王肅曰王者中分天下為二公總治之謂之二伯
得專征伐文王為西伯黎侯無道文王伐而勝之唐孔氏主
于王肅之說其言謂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謂
文王終乃三分天下有其二豈獨一州牧乎且言西伯對東
為名不得以國在西而稱西伯也按周之制周之建諸侯立
二伯分陝而治康王即位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
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蓋太保召公西伯也畢公乃東伯也
商之二伯諒亦如此文王既為西伯主西方之諸侯則西方
諸侯之為不義者文王所當征也黎乃文王所總之諸侯其
戡而勝之蓋方伯連帥之職然也其于文王所以事殷之至
德實未嘗失而祖伊之所以恐者非謂文王將有伐商之心
也蓋以黎之亡逆知殷之必亡民既棄殷而歸周則文王雖
欲終守臣節而不可得此其所以咎而奔告于受也漢孔氏
曰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內秉王心紂不能制此說大害理夫
文王之所以為至德者惟其未嘗有欲王之心也使其內秉
王心而陽率諸侯以事紂則其與曹操司馬懿果何以異哉
此蓋讀是篇而不知詳攷祖伊之意故為此說是不可不辨
也受即紂也此篇與泰誓武成皆呼為受其餘諸書則以為

紂蓋受與紂音相亂耳祖伊既于戡紂逆知殷之必亡于是奔走以告于受呼紂為天子而謂之曰天既詭盡我殷之命而不能復以有天下而為天子矣其所以知其詭盡我殷命者以其稽于至人之言考于元龜之占皆無敢知我商家之有吉者言其必凶也蓋以天時人事觀之知其有必亡之理其所以必亡者非我祖成湯而下不相助我後人而絕之于天蓋王之淫戲豫怠有以自絕于天故先王雖有相助之心亦無救國家之亡也惟王之所以自絕者如此故天棄我國家使天下之民不有安食不能虞度其固有之天性不能訓迪其國家之常典此蓋言饑饉荐臻國多凶荒賊盜起于貧窮而犯法者眾也夫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欲其富之教之也今乃至于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則君師之任兩失之矣斯民何賴焉故今我民無不欲殷家之喪亡謂紂之殘虐如此何不降威罰于紂紂有如是之殘虐而威罰不及其身則是天之命不猛摯徒姑息以容之也民之情怨憤于紂若此之甚而紂方且偃然自肆全無悛改之心而謂彼惡我者其如我何此蓋殷之社稷既有必亡之勢而紂方且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自以為必不亡也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及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祖伊之所以極其鯁直不諱之言已盡矣而紂誨之諄諄聽我藐藐而不之聽也方且嘆曰我之生其修短之命受之于天彼民之所以惡我而欲我之亡者其如我何即祖伊之所謂其如台也祖伊反孔氏以謂反而告紂此說不然據此祖伊反當是出而告人也紂謂既已有天命不足與語矣于是祖伊出而告人而嗟嘆之曰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言其必亡之理而不復可救也蘇氏曰天子固有天命以保己今汝罪之聞于天者衆矣天將去汝豈可復責天以保己之命耶又曰功事也視汝所行之事雖邦人猶當戮汝而况于天乎此說皆是殷之即

喪者言其不旋踵而亡也夫商民之惡紂至于有天曷不降喪天命不摯之言則其怨憤之情可謂極矣而紂且謂我生不有命在天則民之怨之也蓋深而天之見絕蓋甚雖諸侯未有叛之者而殷民固將群起而為亂矣荀子曰武王厭旦于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而前誅紂蓋殺之者非周人固殷人也牧野之戰雖武王興義兵以為天下除害而殺紂者則實自予殷人不勝怨憤之氣前徒倒戈往攻紂而殺之以快其平日之怨非周師之殺紂也祖伊之所謂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其言實驗于此詳攷祖伊之所以奔告紂者蓋以周師既乘黎而勝之其勢必將不利于商雖祖伊

之意故知周之必將取殷之天下而有之矣然而所以告紂者則惟論其自絕于天而殷民罔弗欲喪曰反昌不降威天命不摯至其諫之而不聽出而告人也則以但言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始終之際曾無一言及于周將伐殷者蓋使紂不自絕于天則周將終其臣節以事殷豈敢伐之耶紂既長惡不悛而謂已有天命殷相率而叛之自絕于天矣則又安能禁周之不應天順人以代商哉是知商家之社稷其存亡禍福惟在于紂之能改過與不改過而已至于周之戡黎雖足以推夫殷之必亡而殷之所以亡者則不在是也故祖伊惟歷陳天人之禍

福存亡之理以冀紂之改過遷善不及乎周之將伐殷也若祖伊者可謂知所本矣昔高祖先入秦關項羽後至范增知高祖之得民心也于是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其入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之氣也急擊之勿失故鴻門之會高祖幾不獲免增知高祖之得民心則宜說羽以行仁政使之無肆其殘虐而多殺戮以失秦民望縱使不及高祖之寬仁而猶可以後亡增則不然以其暴虐之政則勸而行之而獨以殺高祖為足以取天下蓋其平生所以相項羽以為取天下之幾者惟有此一計耳使高祖可得而害其能救項

氏之亡乎不觀于范增無以見祖伊之知天命者也

微子

商書

按呂氏春秋曰紂之母生微子及中衍是時尚為妾改而為妻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以立妾之子乃立紂史紀宋世家曰微子者殷帝乙之首子紂之庶兄此說與呂氏春秋同而孟子則以為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紂為兄之子則是微子者紂之叔父也此二說不同按泰誓曰剝喪元良微子之命云殷王元子使微子果是紂之叔父也則不當以元良元子言之也故當從呂氏春秋史記宋世家之言微子者紂之師故以微子名篇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微子

父師箕子也按畢命之篇畢公為太師而康王稱之曰父師此言父師則是箕子為紂之三公也少師比干蓋三孤也商周師保之官必擇其親戚賢德者為之周召畢公皆為成康之師傅比干紂之諸父箕子亦其親戚故當紂之時居公孤之位微子紂之同母兄雖不為師保而亦仕于王朝箕子微子者所封之地名其為國之名與米地之名皆未可知也子爵也微子箕子皆有國邑故以其爵為稱比干雖為三孤于

王朝而未有封爵故不以爵稱微子箕子王子比干此三人者皆是紂之懿親位尊職近于紂同其休戚者也紂之暴虐不道于人事顛倒錯亂而無所統故天命亦皆至于紛錯此篇所載皆其錯天命之事也此三人者既與紂同其休戚當紂之錯天命知其滅亡不旋踵而至矣于是情迫于中不能自已故微子謀于此干箕子而箕子遂言國勢危迫如此吾三人者所處不同各當順其勢之所宜因其心之所安以處乎是而不可以苟同殷史得之以為此篇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兇桀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怙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若曰史官述其大指而以己之意潤色之不必盡其當時之所言也史官謂微子以紂之錯天命而逆知其勢之必至滅亡于是遂呼父師箕子及少師比干與同忠者而告之其言以謂商之社稷危亡之徵已成不復能治正四方矣其曰弗或者蓋其底于滅亡也有必至之理而不可以倖而獲免也我祖成湯勞苦艱難自七十里而有天下創業垂統遂致其功于上世陳其法度以遺我後世之子孫今我之紂乃沈湎于酒用敗亂其德于天下不以成湯創業垂統為心使湯之

勞苦艱難以遺子孫者一旦顛覆而不可復存而殷之臣民
方且染紂之惡無小無大皆好為攘竊盜賊之事肆姦宄于內
外上而六卿下而庶士亦皆相師效為非法度之事凡有辜
罪乃罔常獲謂犯法于有司者則皆逋亡逃竄而不能常獲
蓋紂既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而卿士師師非度者故有罪
者得以容其奸有罪者既得以容其奸則草竊奸宄之人外
得以肆其暴虐于小民于是小民積其憤氣而不得伸微子
以其意度之誠恐小民方將興起視我商家之君臣如敵讎
然而將快其意于一決也苟小民將起而視為敵讎則殷之
淪喪若涉大水無有津際涯岸其至于沈溺也必矣殷遂喪
越至于今言殷之喪亡今其至矣必不能久也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隳
若之何其

微子既知殷之喪越越必不能久于是又呼箕子比干而與之
謀言我憂殷家之亡至于發疾生狂而出其則耄亂不
堪遂將遜遜于荒野以寫其憂蓋言其昏悶之極置身無所
也我之愁怨既如此之甚今爾父師少師乃無旨意以告予
何也既責其無旨意告予于是遂問其所以處此者而曰殷
之顛越隕墜殆將及矣其將若之何也若之何其鄭氏曰其
語助也齊聲之間聲讀如姬禮記曰何居義與此同意蓋此

其字當讀曰姬為助語之辭也漢孔氏曰如之何其救之則是但作其字讀故當以鄭氏之說為正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弗其苟長舊有位人

微子既言所以憂商家之人顛濟者以訪于箕子比干于是箕子呼微子為王子而告之曰天降酷毒之災而生此暴虐之君使荒亂我商家方且並與起而沈酗于酒夫紂之惡至于此極而推原其所起則惟在于酒故微子箕子皆以為言而酒誥之書蕩之詩其所以論紂之惡至于失天下者亦惟以此而已既沈酗于酒于是肆然無所忌憚不畏其畏弗戾其苟長與夫舊有位之賢人不聽從其言也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飲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濟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既不畏天迨其甚也則併與天地鬼神而莫之畏以至殷民亦皆化紂而無所忌憚也遂乃攘竊天地神祇之犧牲用以色純曰犧體全曰牲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攘竊神祇犧牲牲用言于祭祀所當用之物無所不竊也竊其犧牲用以相容隱將而食之此乃無畏忌之甚也降監殷民者言我下

視夫紂之所用以治斯民者其視百姓皆如仇讎而聚斂之
剥膚槌髓竭民以取之而不顧後患凡此皆召敵讎之道也
而殷之君臣方且相與力行而不怠其上下之罪皆合于一
使斯民多有瘠病罔有詔而救之者周官師氏以媿詔王則
詔者諫而救之之謂也惟紂之惡至于醜_沈酗于酒_沈啡其耆長
舊有位人而在位之人又皆罪合于一多疾罔詔則是自暴
自棄無間而可入矣而微子所以謀于父師少師者蓋將與
之共進而諫王以已其亂也而箕子以謂紂之惡既不可諫
矣故繼之曰商今有災我興受其敗言天降禍災以示我商
家將亡之徵我若以其災之故起而諫紂紂必不聽不足以

救其亡之患徒自取禍而已紂既不可諫而殷之淪喪殆將
及矣我既以紂之不從而諫則亦不宜居位而為臣僕其
或去或留必皆宜有以處此也微子箕子比干三人雖皆紂
之懿親位尊地近與紂同其休戚然其所處之勢則若各有
不同者微子帝乙之首子紂之同母兄也當紂之未亡箕子
自處父師之任欲立微子以繼帝乙卒不克立則當時之封
此二人者蓋處至危之勢矣紂雖有千百之惡而此二人者
身居嫌隙勢不可以強諫既不可以強諫而徒死之無益也
故微子雖欲謀于箕子以救紂之顛隳然箕子以謂我興受
其敗言不可以諫也既不可以諫又不可以居位而為臣僕

故微子遜逃以避禍而隱晦以自存庶免于刑戮而冀紂之改過復出而輔之故曰詔王子出迪言我之所以教王子者以為王子必出而遜逃乃合于道也王子之所以出而合于道以我舊之所言欲立予以繼帝乙之後者有以刻害于子若留而不去則併與我而顛隕徒相與死而無救于商家之亡則我二人之所處者必如此而後可也若夫比干則不處于嫌疑之地雖度紂之不可諫猶當追而強諫以幸其萬一而從之也此亦其所處之勢不得不然耳惟其所以處之之勢不同我三人之去留不可拘于一定之迹要當人自為謀各行其志以自造于先王要之欲無愧于神明而已故微子

宜自此而遜去于荒野我則留居于此隱忍以自存而不必與之偕行也故繼之曰我不顧行遜此其所以為自靖也說者論我不顧行遜往往謂其能遜而歸周以存其宗祀為孝此殊非微子所以自靖也按左氏楚克許許公面縛啣璧哀經輿櫬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佩之焚其襯禮而舍之使復其所則是微子之歸周蓋武王克商之後當其去商也姑欲遜迹于荒野以避禍自全而待紂之改過猶冀其宗廟社稷之復存此其行遜之本心也至于紂之惡不悛為武王之所滅而其國亡矣于是不忍商祀之顛隕出而抱先王之祭

器以歸周而為商請後此蓋出于無可奈何之計爾非其本
心也若如或者之論以抱祭器而歸周為微子之遜則是其
在紂之時不忍其國之亡而竊其祭器之他人之國豈微子
之所忍為者哉故論微子之行遜者未可以抱祭器而為言
也此篇之義夫子嘗論之矣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
諫而死殷有三仁焉此三者所處之勢不同而孔子皆以為
仁者在易有之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蓋言君子之處
于窮困不必于苟同各順其勢之所宜因其心之所安以致
命遂志而已此三者雖所處之勢有不同而皆有憂國愛民
之誠心各盡其心以致其惻怛不忍之義或去或留或諫而

死卒皆行其心之所無事而無強勉于其間莫非其心之所
安也惟其心之所安故其迹不同同歸于仁其為仁也蓋所
謂處困而致命遂志之仁也范蠡相越王勾踐既平吳而反
則泛五湖而遊去貽大夫種書曰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
弓藏越王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同患難不可與同安樂子何
不亡種得書偽病不朝越王賜劍種遂自殺夫越王雖長頸
烏喙亦未為大無道之主蠡既舍之而去矣彼種留而輔之
何所不可而亦舍之而去彼既非勢之所宜心之所安徒迫
于人言強勉而為此適足以殺其軀而已豈所謂致命遂志
哉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遜使種能以此自處則勾

踐將賴之以成霸業不此之圖徒見蠡舍而去亦欲効之甚矣種之不達權變也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二十一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二十二

三山拙齋林之奇少穎

泰誓上

泰誓三篇蓋是武王伐紂誓師之辭史官隨其先後而記之篇名以泰誓者漢孔氏曰大會以誓衆顧氏曰此會中之最大者故曰泰誓此二說一則以為大會以誓衆一則以為會中之最大者其意雖異然而以泰為大則同此蓋武王誓師之言為伐紂而作猶湯誓之伐桀而作也然而不謂之武誓而謂之泰誓者蓋出于史官一時之意篇首有大會于孟津之言遂以泰誓二字為其簡編之別非有深意于其間故先

儒之所解亦惟如是而已而王氏好為鑿說徒見今之書不用大字而用泰字則為之說曰受之時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武王大會諸侯誓師伐以傾否故命之曰泰誓甚矣王氏之喜鑿也夫否泰之泰與太甚之太與大學之大此三字通用也故泰壇泰階泰伯雖經傳所載或有用否泰之泰字然其實與太甚之太大學之大無以異泰誓之為言亦猶是也是以孟子左氏傳國語舉此篇名或作泰否字或作太甚之太字或作大學之太字明此三字音同義同故得以通用也王氏徒見作否泰字遂以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武王大會諸侯誓師伐以傾受之否為說其說則新矣然而非書之意

也泰誓則為誓師以傾受之否使誥篇名偶用泰否字則當傾否而作誥矣蓋王氏欲盡廢先儒之誥訓悉斷以己意則其說必至于如此之陋也晁錯從伏生受書二十八篇其時未有泰誓也至于孔安國定壁中書增多五十五篇而泰誓始出然其書遭巫蠱事而不出也遂有張霸之徒偽書泰誓三篇與伏生二十八篇並傳諸儒皆以為信故其篇內所載觀兵孟津白魚躍入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等語漢儒多用之而太史公史記周本紀亦載其偽書蓋莫以為疑也至後漢馬融始疑之以為泰誓後得按其文似若淺露又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蓋霸等雖知剽

竊經傳所舉泰誓之文以成此書然諸儒所引霸不能盡見也故融得以疑之雖實疑之然而古文之書猶未之出也至于晉世古文書始出諸儒以泰誓正經比較國語禮記左傳荀孟諸書皆合由是偽泰誓廢矣晉之所出尚用古字至明皇天寶中始改用今字又篇名用泰否之泰未必是古文如此或意其出于唐天寶中一時之所定也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先儒傳此篇之序有二可疑者而學者信之其一說曰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始伐殷學者信此言遂有受命稱王之說其一說

曰武王伐紂觀兵孟津以下諸侯之心諸侯僉同乃退而示弱至十有三年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學者信此言遂有觀兵示弱之說據諸儒所以有文王受命而稱王之說者徒以武成之篇曰惟九年大統未集而此序云十有一年遂謂居喪三年然後足以成其數以伐紂之年為文王受命十有一年也其所以有觀兵孟津之說者蓋以此序言十有一年而篇首言十有三年遂以十有一年為觀兵之舉此二說雖依倣經文疑若可行然而揆之以理誠有所不可通者按無逸之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先儒遂謂文王在位四十二年適有虞芮質厥成之事遂改元正始而更稱元

年夫改元正始之說一君而有兩元年或三或四或至十餘此蓋出于漢文帝之稱後元景帝之稱中元而武帝更年號耳自此以前未嘗有改元之事惟始即位者則稱其即位之年為元年自元年以後皆積累而數之徒欲以見其在位之久近耳非如後世以改元為國家之大事也豈有文王在位四十二年矣更稱元年武王繼文王之世不以其即位之年為元年而上冒先君之年者哉漢儒徒以其所見漢時有改元正始之事遂以文王質虞芮之訟為改稱元年夫虞芮質厥成誠出于文王德化之所感然苟使以此表見于世曰此吾受命之年其無乃待文王之淺也按史記武王伐紂贊以

其即位之十一年非文王之年也此說與經文合據此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是伐殷在于武王之十一年也明矣史記之書又以為據然而史記既以伐殷為武王之十一年也而至于伯夷列傳又載其父死不葬爰及干戈之語此則自相違戾豈有即位十有一年而文王猶未葬也哉至觀兵之說先儒之論尤為乖戾按此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繼之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其文前後相屬則是一月戊午者十有一年之一月戊午也而先儒以十一年為觀兵之年至十三年一月戊午始渡孟津以伐紂其于序文既已破碎而不相連屬矣况此秦誓三篇所載

皆其渡孟津之時誓師之言初無觀兵誓師之語則序何以忽生此文據先儒之所以必為此觀兵誓師者徒以上篇曰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遂以是為觀兵之舉其竊以為誤矣武王之意蓋謂當文王之世紂之罪已為上天之所斷棄矣至我小子嗣位與爾友邦冢君觀紂之政與其有遷善改過而紂殊無悛革之心其所謂觀者正如子貢曰以予觀于夫子蓋自此觀彼之辭也經文以為觀政而先儒以為觀兵必不可之說也然序云惟十有一年而篇首曰十有三年者何也按洪範篇首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而史記又謂武王克商二年問箕子以天道則是洪範之作蓋克商二年之後洪範既為十有三祀而作則伐商為十有一年也審矣世儒徒以此篇首十有一年為洪範十有三年所汨故傳者亦誤作十有三年矣其實一字誤作三字也史記雖以武王十有一年代殷而又以謂武王九年祭文王于畢觀兵孟津蓋太史公未嘗見古文泰誓徒見世儒有觀兵二年之說遂從而為之辭耳學者欲觀泰誓之序必知先儒二說之非然後序之意可以無疑矣

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泰誓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一月戊午者十有一年之正月戊午也不謂之正月戊午而曰一月者唐孔氏曰武王以紂之十二月發行正月四日殺紂既入商郊始改正朔以殷之正月為周之二月其初發時猶是殷之十二月未為周之正月改正是在後不可追名為正月以其實是周之一月故史以一月名之此說是也顧氏以為古文或云正月或云一月不與春秋正月同此雖亦一說然考之其他諸書未嘗有以正月為一月者則顧氏之說未敢以為然也紂都朝歌在河之北武王伐紂必自孟津濟河而北泰誓三篇皆其渡河之時誓師之辭也故史官追錄其事故作泰誓三篇先儒謂皆以渡河而作上篇未次時作中篇既次乃作下篇明日乃作其意蓋以謂三篇之作皆在渡河之後然而據中篇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則是上篇之作當是未渡孟津時所誓既誓而後渡河矣至明日戊午乃始作中篇之誓也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而篇首言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是春者即序所謂一月戊午也故漢孔氏曰此周之孟春蓋古者改正朔則必以其所用之正月為四時之首周以建子之月為正故此以建子之月而為春春秋書春王正月即此月也泰誓作時周之正朔猶未改也而得以用周之時數月者此蓋出于史記泰誓之時所追錄之時月也漢武帝太初元年夏

五月正曆以正月為歲首顏師古曰此謂建寅之月據未正曆以前用建亥之月為歲首而此之以正月為歲首史官追正其月名故今漢書自高祖元年以下如秦正以建亥之月為正者則皆改為冬十月與此篇所載正同大會于孟津謂諸侯皆以其師來集于孟津將共濟師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諸侯與武王共伐紂者與之同志有友之義焉故謂之友邦冢君者大君也尊之稱也越及也謂友邦諸侯及我周御事之臣以至庶士之賤皆明聽我誓誥之言蓋將言我所以伐罪_甲民之意也夫紂君也武王臣也以臣伐君天下之至逆也

武王豈逆天下之大順而樂為此慚德之舉哉蓋有不得已于其間也齊宣王問于孟子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紂之為君既失夫為君之道神怒之民怨之則武王不得不應天順人以伐紂非敢加無禮于其君也蓋以紂失為君之道而天下之人既不以之為君矣則我雖欲不興師以伐之不可得也故將論其所以弑伐之意則必推言天之所以立君者將使之仁民而愛物今紂則不然此所以見絕乎天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

母

惟天地萬物父母謂天地之于萬物無所不生無所不育猶
父母之于子無所不愛然雖無不愛而其生育也非自然而
然以聽萬物之自遂則必有賴于位于天地之兩間而最靈
于萬物者以裁成而輔相之然後三才之道備而生育之功
全故必擇夫誠有聰明之德充其所以靈于萬物者而為之
元后彼既有聰明之德又居元后之位則能審于人性之好
惡以為之父母然後斯民各得其所而至昆蟲草木之微亦
無不遂其性者如此則裁成輔相之德于是為至人道盡而
三才之位定矣此蓋言天地之道相須為用以成其化育也
今紂之為君則不能盡其所以君父母之德以至于荼毒天
下之民而暴殄天下之物使斯民不得其所而萬物莫有遂
其性者則是負上天之所寄托而獲罪于天矣武王將欲興
兵以為民除其害故先推言天地之所以立元后以為民父
母之意然後數紂之罪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
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
剗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
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祀上帝
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

尚書

八

及古

罔懲其侮

祭統曰祭有餼者祭之末也古之君子曰尸亦餼鬼神之餘
也可以觀政矣所謂觀政者蓋謂政之勤怠美惡由餼可以
觀之此言觀政亦猶是也蓋當文王之時紂為不道惡積而
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也為皇天之所震怒而命我文考肅
將天威以伐之矣既以伐紂之事命于文考而大威猶未集
則其所以伐紂而集文考之大勳者是乃武王之任也然其
所以至于即位十一年之久而後往伐之者蓋予小子發與
汝有邦之諸侯尚且顧君臣之大分而猶有不忍之心尚有
望于紂之幡然而改自怨自艾而歸于善者十餘年而觀紂
之政昏暴日甚曾無悛革之心此其所以不得已而為此孟
津之舉也武王之心只如是而漢儒不之察乃以觀政轉而
為觀兵附會于序言十有一年篇首十有三年而為周師再
舉之說此說考之于經而不合揆之于理而不通然歷代諸
儒往往多從而信之以為誠然惟程氏之說曰觀兵之說必
無此理如今日天命絕則紂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之三
年今日天命未絕便是君也為臣子敢以兵脅其君乎此言
大可以規正漢儒之失而解後學之疑也故某推本此說而
附益之以觀政之不可為觀兵以信周師之實未嘗再舉也
武王觀紂之政以異其萬一之悔悟而紂罔有悛心方且夷

倨而居此夷字當與原壤夷俟之夷同言倨肆而無禮也惟其倨肆而無禮于是弗祀上帝與夫天帝神祇之在祀典者以至遺棄其先世之宗廟亦弗之祀既傲慢無禮而又弗顧于宗廟神祇之祀于是國家之所藏蓄犧牲粢盛以為祭祀之備者皆盡于凶災盜賊無復存者如春所書鼯鼠食郊牛角御廩災之類所謂既于凶也如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之類皆所謂既于盜也至于此則紂之心亦可以自省矣方且偃然自肆于上以謂吾有民可賴以安蓋恃其有如林之旅也謂有命自天必不至于是蓋所謂已有天命也惟其所恃者如此故無有能懲其慢侮之心者此其罔有悛心之實也

夫紂之罔有悛心其事可謂衆矣而必以犧牲粢盛既于凶盜為言者蓋人之為不善雖至于盤樂怠傲無所顧藉然其心苟知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昭昭然不可欺者則猶或畏憚而有所不敢為苟不復知天地鬼神矣則其為惡何所不至哉故湯之于葛見其不祀而遺之以牛羊粢盛而未忍伐之也至于殺饋餉之童子知其心之不復悛草于是興師而伐紂之惡至于焚炙忠良剝剔孕婦可謂暴虐之甚然文王猶未忍伐而事之武王猶未忍伐而觀之至于犧牲粢盛既于凶盜而罔懲其侮則知其罔有悛心而率諸侯以伐之蓋紂之所以自絕于天地鬼神者至此而決矣故武王

遂言其所以致討而卒其伐功之意也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前言紂之所以自絕于天地鬼神矣于是遂言已之致討以卒其伐功之意也天之佑助下民將欲使之各得其所而無流離陷溺之患則必作之君以治之作之師以教之君師立然後斯民無有不得其所者蓋君師者所以代天而理民也故荀子曰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降君師是禮

之三本也紂既夷其居弗祀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而又失其所以為君師之道則是三本絕矣故武王既言遺棄其宗廟神祇之祀而又言其失君師之道以見其所以至于危亡者皆其所自取也上帝之所以立君師惟欲其相助上帝以寵愛綏安此四方之民而已天既命紂以寵綏四方之任而紂不能勝方且荼毒斯民故天改命文王為之君師大勳未集而武王繼之則其所以相上帝以寵綏四方者在武王不敢不勉苟紂之有罪則伐之無罪則赦之不可踰越于我先王之志也王氏曰有罪不妄赦無罪不妄伐其志在乎克相上帝寵綏四方而已何敢越也孟子曰一人衡行于天

下武王恥之蓋有罪于此而不能相上帝以伐之者武王之
所恥也此說得之矣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
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祇懼
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既論紂之有罪不可以不討故下文又論其討之必克也同
力度德同德度義蓋古人有此語武王舉之以證其伐紂必
克之事也春秋左氏傳襄三十一年魯穆叔曰年鈞擇賢義
鈞以下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德鈞以下蓋亦是

舉古人之言以證其所欲為之事也其文勢正與此同武王
舉此言者蓋謂凡勝負之義力同則有德者勝德同則有義
者勝今我之伐紂其力其德其義皆有勝之理紂當是時以
言其力則億兆離心以言其德則為天命之所誅故武王既
言同力度德同德度義于是遂言我國家所以得是三者紂
之所以失是三者以為證也紂聚羣不逞之人為天下逋逃
主萃淵藪至于有億兆萬人然而人各有心皆懷離背之志
我周有臣三千皆肩其一心以與上之人同其好惡罔有二
三也紂之臣億萬其力宜強矣以其億萬心故雖強而弱武
王但有臣三千其勢弱于紂矣以其永肩一心故雖弱而強

商周之不敵既已明甚而况紂之惡貫積盈溢見絕于天人
在所必誅而我文考之德為上天之所命其于義不可不誅
紂則我之所以為此孟津之舉者不惟其力之必勝而其德
與義亦皆紂之所不能敵也紂之罪至于貫盈而無悛革之
心故天命我國家往誅之苟釋之而不誅則厥罪惟鈞某于
湯誥夏王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既詳論矣夫紂之所以罔
懲其侮者大抵恃其有民有命故也自武王觀之受有臣億
萬惟億萬心則所謂有民不足恃也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則
其所謂有命者不足恃也天命已去人心已離而紂方且偃
然自肆罔有悛心無有懲其侮者武王纘文王之緒適當天

人之所歸則其所處之勢固不得不應天順人以拯生民之
命于塗炭之中故予小子夙夜祗懼救天之命而不敢自寧
于是受伐紂之命于文考之廟又且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
伐紂之事告于天地神祇而後行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于
上帝宜于社造于禰此言受命文考即是造于禰也冢土即
社也周官肆師曰類造上帝鄭氏注曰類禮依郊廟而為之
蓋古者祭于昊天上帝則有郊祀之常禮苟非常祀而以其
事告于天者則其禮依郊祀而為之舜受堯之禪類乎上帝
與此篇同是皆以事告于天而非郊祀之常禮也王制謂天
子將出類于上帝是亦非常禮也是以其祭皆謂之類既以

類上帝為依郊祀而為之則宜于冢土與王制宜于社其曰
宜者亦當是非祭祀之常禮權其事宜以制其禮則謂之宜
也紂既弗祀夷居以失天人之心故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
于冢土則所以昭答于天地神明之心而遂與諸侯與夫御
事庶士之衆渡此孟津而致天之罰于紂也晉師曠曰天之
變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
必不然矣蓋天之所以立君者凡以為民而已民欲以為君
天則必佑之民不欲以為君天則必棄之紂之居于民上以
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為已甚矣民之不欲以為君亦已久
矣宜其為天之所斷棄也故武王于此一篇之中尤致意焉

篇首言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
后作民父母言惟聰明之君有以代天理物然後人道盡而
化育之功成于是遂數紂之罪以見其不足以為父母矣既
論不足以為民父母者于是又論其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
師惟克相上帝寵綏四方蓋言紂既失君師之任而天遂以
之命我國家則不可不克相上帝以寵綏四方也既言其不
可不伐紂矣于是又言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以見
其伐之必克也其終始反覆之意大抵言天之立君而託以
民紂不能副其所託而又暴虐之則其所以至于滅亡者皆
其所自取非武王以私意而伐之也惟其所以伐紂者皆本

之于天命而不敢赦則爾友邦冢君庶士御事庶幾助我一
人掃除紂之暴虐以永清四海蓋紂以獨夫為天下逋逃主
以致四海之濁亂者誅一獨夫則惡之根本已除矣此所以
能永清四海也時哉弗可失孔氏曰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
同合之時不可違失此言是也夫抵聖人不能為時亦不能
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為也能不失時而已孟子曰匹夫而
有天下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
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
天下此皆聖賢所以出處窮通之大致而孟子論之則皆謂
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夫莫之為而為莫

之致而至蓋以其所遭者皆有不可失之時堯授舜以天下
舜授禹以天下非輕以天下與人也天實與之矣堯舜不可
失其所以與之之時也湯伐桀武王伐紂非利于取入之天
下也天實奪之矣湯武不可以失其所取之時也取之與之
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故韓獻子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
事紂惟知時也蓋當文王之時紂雖為不道猶有可存之理
則文王率叛國以事之為知時及武王之時紂之不道無復
有可存之理則武王率叛國以伐之為知時苟使文王先時
而伐之武王後時而不伐則俱為不知時矣禮運曰堯授舜
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此言蓋與孟子之言相為表

裏

泰誓中

周書

漢律曆志曰周師初發則殷之十一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明日壬辰至癸巳武王始發戊午渡逾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凡三十一日而渡以是考之則武王自宗周而來至于孟津其師行蓋已踰月矣于是渡河而北距商郊密邇故三日之間而三誓師焉上篇雖不明言所以誓師之日然以中篇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則知上篇當是上丁之日尚在河南未渡孟津之時所作既誓師而後渡河也中篇則是戊午日既渡而次舍于河之北所誓也至下篇曰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則又是戊午之明日己未將啓行以趨商之郊既作此篇而後行也所以三日而三誓師者蓋三令五申之謹重其事而不敢忽也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戊午次于河朔至癸亥凡五日已陳于商郊則是其次也纔一宿耳明日而遂行也而春秋莊公三年書公次于滑左氏傳例曰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此說非是據武王之于河朔纔一宿耳而謂之次安在其為過信為次也哉左氏傳例拘泥不通大抵類此武王先次舍于河北蓋先諸

侯而渡也諸侯之師既畢渡然後以其師來會武王于是巡行六師蓋所以慰安其渡河之勞也昔楚莊王圍蕭師多寒王巡三軍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武王之徇師而誓是亦所以撫民而勉之也周都豐鎬其地在西當時從武王渡河者大抵皆西方之諸侯故其徇師而誓則嗟嘆而呼之曰西土有衆咸聽朕命蓋申誥友邦冢君而示以其伐紂之意也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耜耜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顛天穢德彰聞

此武王所聞古人之有是言也人莫不有好苟好之則必有投之而不已之意特顧其所好者如何耳所好者善則其為善之心惟日以為不足為善而日不足則將為吉人而動罔不吉矣所好者不善則其為不善之心亦惟日為不足為不善而不足則將為凶人而動罔不凶矣故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耳蓋舜之徒與跖之徒其孳孳則同其為善為利之心則異其積善與利之心則其所以成就者將至于為舜為跖由是觀之世之人苟能移其為不善之心而為善則其為善亦將無所不至惟其自暴自棄安

于為不善而莫知其非耳由此觀之小人之為不善其用心亦非不專精以其所習者無非驕奢淫逸之事此其所以用心逾勤而召禍愈速也故武王將極陳紂之惡至于穢德彰聞神怒民怨而不可救將推本其所以然者則將在于為不善惟日不足而已既諭其理之如此于是陳其所以惟日不足之故而曰今商王受力行無度言其于無法度之事力行之而不怠也中庸曰力行近乎仁所貴乎力行以近仁者惟其有度故也苟于有度之事然後力行之而不怠則其執德也洪信道也篤矣今紂乃力行于非法度之事惟日不足此其所以窮極天下之惡至于危亡而不可救也自播棄黎老

以下至于穢德彰聞此又其力行無度之事也黎老國之老成人也孫炎曰而黎色似浮垢也罪人者逋逃之小人也既力行無度之事于國之老成人則播而棄之至于逋逃之罪人則昵比而親之而又方且淫于色酗于酒肆為暴虐之事其臣下習紂之惡亦皆安然為殘忍于是分為朋黨之家互相告訐以為仇敵其在位之人皆以權勢相脅更相殄滅此其所以億萬臣而有億萬心也紂既淫肆虐而其臣下化之人皆朋家作仇骨權相滅于是淫刑濫罰橫及無辜之民民之無辜者皆呼天告冤而穢惡之德彰聞于天而為天之所棄然推原其所以至于此無他惟力行無度故也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人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紂既自絕于天而天棄之則武王受天之明命不可不應天順人而伐之于是遂言夏桀之罪未至于紂之惡而尚且為湯之所伐此則以見紂之不可不伐也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言天之愛斯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其所以立君者蓋欲使奉天所以愛民之道而已故人君之職惟在于愛民愛民者

民懷之民懷之則天與之矣苟不能愛民則失其所以為君之道而民叛之民叛之則天棄之矣古之人君自堯舜禹以來無非以愛民為事天之實故能祈天永命而福祚無窮至于桀跖不克奉天而肆為刑戮流毒下國天不忍斯民陷于無辜也于是佑命成湯使之降黜夏命代之為君以惠斯民而承順上天之意非天偏私于成湯而偏疾于夏桀也桀不能愛民故天為斯民而降黜之湯能愛民故天為斯民而佑命之其或予或奪凡以惠斯民而已桀之罪既已如此况受之罪又過于桀其所以過于桀則下之所言是也剝喪元良者孔氏曰剝傷害也元良善之長也其意蓋謂傷害善人也

不如蘇氏之說曰剝落也喪去也古者謂去國為喪元良微子也微子紂之同母兄以為庶子而不得立者以其生于帝乙未即位之初以禮考之則與紂俱為嫡子而微子長故成王稱之曰殷王元子此說是也賊虐諫輔為比干也紂之所以剝喪元良使之逃亡而不復追賊虐諫輔至于殺之而無所惜者蓋紂之意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者此其所以慢神虐民而肆然無所忌憚也太史公曰紂資辯捷給聞見甚敏才力過人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此語不知太史公何所據而云然武王數其罪以謂言之如此則信乎如太史公之言也凡此

皆紂之罪所以異于桀者蓋桀之所不為而紂則為之也世謂桀殺關龍逢此未必然也武王以賊虐諫輔為紂之罪浮于桀者使桀果殺關龍逢則是與紂同罪矣湯誥湯誓數桀之罪不過率遏眾力率割夏邑而已又不過曰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而已武王亦惟曰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則是桀之所以亡者惟肆為虐政以殘害斯民不至于紂之窮凶極惡而無所忌憚也桀猶不免于亡故天以其所以佑命成湯者而命我武以伐紂之事將使其奉天之罰而又斯民也其者未足之辭也猶盤庚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蓋言之于未然之前者其辭當如此也所以知其以予又民者

以其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故知戎商之必克而有以承順上天之明命以乂斯民也戎大也與康誥言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同大明之詩曰燮伐大商其言大商即此所謂戎商也戎商必克言商雖大國我必克之朕夢協朕卜漢孔氏曰言我夢之與卜俱合于美善此說非是既云朕夢協朕卜則是夢與卜合矣何須繼之以合于美善國語單襄公曰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以三襲也韋昭曰言武王夢卜祥之合故遂克商有天下今當從此說所謂休祥者氣候之先見者高祖入秦關范增使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色若此之類所謂休祥也中庸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

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惡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動乎四體者夢也見乎蓍龜者卜也至于禎祥則此所謂休祥也紂之將亡周之將興其吉之先見至于夢卜休祥三者皆合于是知其必克之理也非惟其驗之于天時有必克之理至于考之人事亦莫不然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此則以人事而知其必克也受為逋逃主萃淵藪至于有億兆夷人夷人者言此億兆之人紂皆與之同惡相濟視若等夷也雖有億兆夷人然皆朋家作仇脅權相滅其實人各有心離心離德而不足恃也我之所與共事者惟治亂之臣十人雖但有十

人皆與我同心同德以戡定禍亂故雖十人足以敵紂之億兆夷人也武王但言亂臣十人而不言其十人為誰至孔子舉此語而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于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雖以為有婦人焉亦不言其婦人與九人者何人也至漢儒乃以婦人為文母九人為周公召公畢公太公榮公閔天太顛散宜生南宮适此亦但是以意揆之未必然也至劉原甫又謂子無臣母之理而以婦人為邑姜夫謂子無臣母之理誠是也而以邑姜為亂臣亦恐此理不然然則孔子所謂婦人者世既久遠蓋不可必其為何人矣而其十人者雖必是周召閔天之徒然亦不可一一如漢儒取必其當時之九人以足其數蓋經無文闕其所疑可也既紂之億兆夷人離心離德我之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則是億兆夷人之中雖有至親苟其心德之離必將叛之不如我之與亂臣十人皆仁人也仁人用則雖十人不患無億兆之附此正猶孟子曰寡助之至親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也周至也謂至親也此正如所謂親戚叛之但是假設之辭非有所指而言也而王氏則謂指微子而言謂微子之徒以紂為無道而周有道故去紂而歸我此所以紂雖有至親而不如我之獲仁人也審如是則是周末興師而微子已歸周矣武王既得微子以為獲仁人然後興師往伐紂如此則是微子預亡其

國為名教之罪人安得為仁人乎微子之歸國蓋在周既伐商之後其于微子之篇已論之詳矣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此蓋天之視聽惟視民之好惡而其吉凶禍福應如影響我當奉天之命以盡其惠民之道也以其身任為君之責凡百姓之有過則是我一人之有罪蓋自任天下之責也湯誥曰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蓋不如

則不足以為天吏也既以其身任天下之責則伐紂之罪以

拯斯民于塗炭之中者武王不敢不以此而自任也故我今必往而伐紂以揚我之威武往之商郊侵紂之疆取彼凶殘之人以張我之伐功苟能勝紂而安天下則于湯之功有光顯矣此又申結上文之義也受罪既浮于桀則武王伐之而于湯有光固其理也勗哉夫子者言此事乃爾將士之所當勉也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者漢孔氏曰爾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寧執非敵之志伐之則必克矣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據孔氏之意蓋謂武王恐將士之輕敵則戒之以寧執非敵之心其所以寧

執非敵之心者蓋以百姓畏紂慄慄然若崩厥角恐其或為紂之用也蓋經文既言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慄慄若崩厥角則孔氏之說不得不然也武王既曉之以伐紂之意于是遂嗟嘆而總結之以告庶邦冢君以下謂我之亂臣十人既與我同心同德以伐紂矣則爾當一德一心以與我致討于紂立定厥功則爾與我國家將世世享無窮之福矣書本百篇遭秦火不存至漢稍稍復出伏生以口傳二十八篇孔壁續出二十五篇某嘗疑此二者必有所增損潤色于其間何以知之以孟子知之孟子之舉康誥曰殺越人于貨愍不畏死凡民罔不慤孟子之舉泰誓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而今文泰誓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慄慄若崩厥角其字大抵相同而其文勢意旨則大有不同者康誥伏生所傳之書也泰誓孔壁續出之書也故某以是二者異同之故而致疑焉蓋伏生齊人也齊人語多與潁川異晁錯受書之時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晁錯晁錯所不知者十二三僅以其意屬讀而已孔壁中科斗文字孔氏得之其時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姑以隸體定其可知者爾則是此二者必有已之所不能曉者而以其意導合粗令成文耳學者生于千載之下當夫簡編訛脫之餘固不必以今之書為信然而亦當信其可信者而闕其可疑

者不可以漢儒所傳之書為出于帝王之手而不敢畧致疑于其間也孟子生于戰國之時去帝王之世猶未遠而六經猶在尚且以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蓋苟理之所不安則莫可信也况又燼于秦火爛于孔壁而增損潤色于漢儒之手乎

秦誓下

周書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

此篇蓋戊午之明日己未將發于孟津既誓師而後行也孟津之會友邦冢君各以其師濟河然後進而陳于商邦武王將帥之而行則必大巡六師明誓衆士告之所以伐紂弔民之意其曰六師史官之序述總其多而言之蓋泛指諸侯之

師也非謂周于此時已備六師之制也按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武王未克紂而有天下尚為商之諸侯但有大國三軍之制耳此云六師蓋指孟津之會所合諸侯之師而言之亦猶檇樸之詩美文王能官人而其詩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指文王出師之時所合諸侯之師也中篇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師畢會此篇曰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辭雖不同其定三篇之誓皆是總告友邦冢君以及御事庶士但史官變其文耳若謂中篇但告羣后下篇但告衆士則不可也武王既大巡六師明誓衆士于是嗟嘆而呼之曰我西土君子蓋

當是時友邦冢君及御事庶士之在孟津者皆西土之人也
君子者統上下而言越王勾踐伐吳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
為中軍則是士卒亦可以謂之君子

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
結怨于民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

漢孔氏曰言天有明道其義類惟明王所宜法則唐孔氏遂
舉孝經則天之明左傳以象天明以謂凡治民之事皆法天
之道天有尊卑之序人有上下之節三正五常皆在于天有
其明道此天之明道其義類惟明言明白可效王者所宜法
則之據二孔之意蓋欲與下文狎侮五常之意相屬然而其

說迂回費力此二句但謂天道之于人其吉凶禍福各以其
類而至厥理甚明也禹之征有苗益贊于禹曰滿招損謙受
益時乃天道湯之伐桀其誥多方曰天道福善禍淫與此言
天道其意正同但其辭有詳畧耳惟天之道其禍福吉凶如
影響之應形聲無所僭差而紂則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
于天結怨于民此其所以為天道之所斷棄也中庸曰天下
有達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此五
者皆是人倫之常道故謂之五典亦謂之五常今紂于此五
者狎侮而荒怠弗敬是失人倫之常道也孟子曰自暴者不
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

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此云狎侮五常即孟子所謂自暴也荒怠弗敬即孟子所謂自棄也此兩句相因而成謂自暴也荒怠弗敬即孟子所謂自棄也此兩句相因而成文漢孔氏曰輕狎五常之教侮慢而不行之大為怠惰不敬天地鬼神以此兩句分為兩意則失之據侮五常但謂其狎五常怠棄之而弗行爾惟其自暴自棄夫人倫之常道則是失其本矣所以自絕于天結怨于民也周希聖曰天非絕紂而紂自絕于天民非怨紂而紂自結怨于民此說是也伊尹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與此言正相反使紂不自絕于天天其忍絕之乎使紂不結怨于民民其至于怨之乎此蓋言其所以致天人之怒者皆其所自取也自此以下又論其所以自絕結怨之實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天之禍福吉凶大抵因見而已紂之結怨是乃其所以為自絕也故武王將論其罪惡貫盈至于上帝弗順祝降時喪則必先之以其暴虐于民以失四海之心者斲朝涉之脛謂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斲而視之剖賢人之心謂比干忠諫以其心異于人剖而視之此二者其暴虐之最甚者也故首以為言蓋朝涉而寒者在人情之至可憫也而乃斲其脛賢人之忠諫國家所賴以存者而至于剖其心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惟其忍于此作為刑威以殺戮無辜其毒痛徧于四海之人也宜

乎紂之亡無足怪者

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以正士郊社不脩宗廟不享作竒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讐

崇信姦回之人而用之放黜師保之官而遠之屏棄前世之典刑囚奴國家之正士宗廟社稷之所賴以存者惟在老成人之與典刑耳今紂既崇信小人則于此二者皆棄之而莫之顧于郊社之禮則壞之而不脩于宗廟之祀則廢之而不享故其所以孜孜惟日不足而為之者則惟在于作竒技淫

巧以悅婦人婦人妲己之類是也列女傳曰紂膏銅柱加炭火其下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炭中妲己乃笑夫紂之欲妲己之悅至為炮烙之刑以致其一笑則其所以為竒技淫巧以悅之者宜無所不至矣紂之暴虐至于此極則失天下之心而民怨于下民怨于下則天怒于上于是上帝弗順祝降時喪使紂之必亡也時喪猶所謂時日曷喪祝斷也謂斷棄其命而降之殃罰使之喪亡于此時也天既絕紂而祝降時喪我國家適當天命之所歸則爾不可不孜孜然助予一人以恭行天之罰而致討于紂也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讐此又舉其所聞于古人之言

為之證也蓋民之叛服無常也撫之則戴之以為后虐之則視之以為讎一則以為后一則以為仇惟在于撫之虐之之間耳蓋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以天下之大而統之于一人夫豈一人之力足以勝此億兆之勢哉恃人心以為固爾故人君而能撫民則雖以一人而臨天下而有不可動之勢苟不能撫其民而虐之則失其所恃以為固者而一人之勢孤一人之勢孤則是一人矣以一人而與億兆之人為仇豈能一朝居焉故曰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仇言紂作威而殺戮無辜以與一世之人為仇則斯民無有戴之為君矣是獨夫耳獨夫者失其所恃之勢與匹夫無異與匹夫無異而且與一世之人為仇是自取滅亡之禍也齊宣王問于孟子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予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人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其君也其言蓋出于此苟不能撫民而虐之則是仇也非后也舉天下之人而仇一獨夫豈為弑君哉

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讎爾眾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

無良

此又從而為之喻以見意也樹德若植嘉禾必以雨露灌溉之去惡如除蔓草必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然後不至于滋蔓武王言此者蓋謂爾邦君庶士于我國家則當如樹德務滋必封植愈固然後斯民永享其利于殷也則當如除惡務本必去紂之虐然後其惡可得而絕故繼之曰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仇言尚與汝務本以除惡也爾眾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此則言汝眾士當務滋以樹我國家之有德也孟子論湯之伐葛曰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仇也湯之于葛但有匹夫

匹婦之仇而猶且興兵以復之今也紂既洪惟作威毒逋四海以與一世之人為仇武王豈得恣然無所惻怛于其心哉故我小子當與爾眾士殄殲乃仇蓋我能與汝去紂之惡則是撫汝而可以為汝之君矣汝眾士當進其果毅以成汝之君蓋為滅紂而勝之則將長為汝之君而撫汝矣汝不可不一德一心以翼戴之也武王所以三令而五申諄復告戒以致其所以乎民伐罪之意者可謂盡矣至是將欲趨紂之郊以決生民之命于商周之勝負則其所以用其眾士也不可無賞罰以懲勸之故遂戒之曰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蓋欲其眾之用命則必欲示之賞罰之必信也湯誓曰爾無不

信朕不食言汝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大抵行陣
肅師謹重其事其言不得不出于此非誘之以重賞動之以
嚴刑以冀其從已也既告之以賞刑之必信于是遂嗟嘆而
言其臨事而懼不敢自寧之意而已惟我文考之德也若日
月之照臨在上近而西土遠而四方無所不被文考之德其
光顯于天下也既已如此則我有周誕受多方以有天下是
我周家之于紂蓋有必勝之理矣所不可知者我小子之德
如何耳使此行也而我遂克紂非我小子之能用武以卒伐
功也以我文考無罪故我國家得以膺上天之休命而集其
勲使此行也受克予則非朕文考之有罪乃我小子無良善

之德故我國家所以應天順人者不克終而斯民復蹈于塗
炭之中而莫之拯救此蓋其兢兢業業志不忘于夙夜故雖
有必勝之理而反躬自責惟恐其不勝也此與湯之誥多方
曰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
若將墮于深淵皆是聖人至誠畏懼之心充實于中則發之
于言自然如此無一毫詐偽于其間而先儒引此為湯武假
設以求衆心之辭此說大害義理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
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湯武以臣伐君皆本天人之證
至于東征西怨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惟其至誠為能動故
也使其誓誥多方之言非出于中心之誠然者而設為恐懼

之辭以求衆心則不誠莫大焉既不誠矣其何能動哉齊威公責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此則假設求衆心之辭蓋其心本不如是而徒以權譎濟一時之宜所以不能動人使之必信使威公之此言出于中心之至誠則其伐楚也將無異于周公之東征矣其功烈豈至如是之卑哉故論聖人之事以為有所矯情而為之者皆淺丈夫也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二十二

